

南京軍政委員會

教育部圖書

銷

評國民黨中委

金門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461B

目 錄

決不容許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復活

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

法西斯反動派

是實踐諾言的時候了

中國法西斯派向孫中山民主主義挑戰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

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須立時制止

先生此言差矣

不容有反對政協決議的自由

國民黨改革的兩條道路

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

必須把法西斯份子從政府機構中清洗出去

誰把國民黨辦壞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出爾反爾——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憲草修改原則不容變動

附 錄

中共中央發言人重要談話

周恩來同志重要談話

新華社記者評論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斥吳鐵城

民主同盟反對改變政協決議

八大雜誌主編人上書馬歇爾元帥

紐約華僑青年救國團籲請堅持政協決議

民主憲法的基本條件

決不容許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復活

自從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以來，國民黨內有組織的反動集團正在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佈置下一串的陰謀，內圖造成一種慘案挑動分裂，來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外圖造成盟國間猜疑，幻想立刻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企圖藉此延長其專制主義的統治，便利其一派一系營私利己的圖謀。滄日紀念堂的醜劇，黃炎培先生住宅的被搜，較場口血案，搗亂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全武行，昨日新華日報營業部的大打出手，都是有系統，有計劃佈置下的陰謀之一部。此類陰謀還在繼續醞釀與擴大中。

在這些陰謀份子的活動中，有極堪注意的一點，是「東洋臭味」的濃厚，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行動、口號、組織形式，無一不是模倣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例如，說組織能，在重慶居然出現了什麼「大東亞黨激進青年會」，這個黨名是日本法西斯激進份子曾一度企圖用過的，在南京又組織了「抗戰軍人同盟」，亦極類日本法西斯軍人的組織，尤其在政協決定軍人不得干政之後組織這種團體，恢復這類日本式的在鄉軍人團的組織，更可駭怪。說口號吧，那麼，他們一個最主要的口號，就是荒木貞夫中野正剛之類的主要綱領，即反蘇反共，他們的另一個重要口號，也就是這類法西斯激進派的口號，即「革新」政治。說行動吧，日本法西斯的拿手傑作便是用排外主義煽惑羣衆，以統治階級一部份的地位，組織街頭暴行，甚至暗殺與暴動，舉行國家政變。如果讓這些排外主義專制主義的陰謀份子繼續活動下去，那麼，中國的「五、一五」「二·二六」事件，是一定會來的。

中國的反動陰謀份子與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活動，在其最主要的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是擁護大皇大權獨攬的專制主義者；中國的反動陰謀份子也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專制主義者；日本法西斯是以「愛國」爲名的排外侵略主義者，他們仇視蘇聯和英美，中國反動份子，也是以愛國爲名的排外主義者，他們同樣仇視蘇聯和英美；日本法西斯是以統治集團中一部份的地位，依靠「黑龍會」等特務團體，「特高刑事」，及各種偽裝團體，進行非法的暴徒的活動，造成國家政變，中國的反

動派也是以新法集團一部份的地位，依靠名稱不同實質相同的組織與團體，以非法舉行企圖造成國家政變。他們今天的反蘇反美英的煽惑，破壞停戰協定，毆打北平執行部，搗毀言論機關，革新運動，反對政協決議，企圖推翻政協的決議等行爲，都祇不過是其開端。

日本法西斯的活動曾經是成功的，但是法西斯的成功滅亡了日本，使日本民族與人民受到空前的災難，也使中華民族受到空前的災難。我們全民族八年抗戰，團結一致，流血犧牲，并與美蘇英三大盟邦親密合作，才把這個法西斯惡魔打敗了，撲滅了！難道我們能允許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在民主潮流高漲的世界中，移植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到中國來，讓他們毀滅我們的國家民族麼？不，堅決不！那麼，我們應該記取日本人民今日所受苦難的最大教訓，這教訓就是必須在法西斯運動初起時，即動員一切力量加以消滅，以免貽患無窮！

我們堅信，中國不是日本，中國人民將會團結一致，反對極少數的陰謀份子的，全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巨潮，將會掃除一切障礙，使中國走上民主富強的道路。（新華日報二月廿四日社論）

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

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最近所策劃的法西斯運動，不但早在組織上積極準備，而且早在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等宣傳機關進行了有系統的煽惑。法西斯派指使的較場口的舉行，遭受全國人民的唾罵。十二日中央日報的社論「黨的新生之機」，對於這種人民的唾罵即表示「憤慨」，並主張「轉化憤慨」意志」。不講道理而只講「意志」，完全是法西斯一派的口吻，該社論表示他們「必須重新爲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奮鬥」，「有消弭反民族反民主企圖的責任」。這些好戰的中國法西斯派，把反蘇和反國際和平叫做民族主義，把反共和反一切民主派叫做「民主主義」。這是他們法西斯運動的總綱領。當然，中國法西斯派這兩個綱領並不是新奇的，也不是本店自造的，而是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那裏抄來的。如所週知，原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都自稱是「爲民族主義而奮鬥

「，而且他們還都自稱是「民主」的第一號。例如，關於法西斯意大利，當年就有人這末說：現在的意大利，乃全民合作的國家，非反對民主主義的國家，故其大詞典中有曰：意大利現制爲有權威的民主制，爲有組織的民主制，爲中央集權的民主制。國民黨內一部份法西斯派的所謂「民主主義」，卽是法西斯主義，是有經有典，明明白白的。可注意的是中國法西斯派所提出的「必須重新奮鬥」這幾個字，爲什麼他們說：「必須重新奮鬥」呢？原因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都倒了，世界有了和平的局面，中國法西斯派在世界市場上是不景氣了，中國國內不但廣大的人民及民主黨派堅決反對法西斯，而且中國國民黨內部主張和平民主團結的廣大集團也堅決反對法西斯，因而中國獲得了停戰的局面，與政協會議的協議。中國法西斯派在國內市場上也不景氣了。但是中國法西斯派還是有力量的，他們控制着廣大的特務組織，他們深入於國民黨及政府和軍隊的某些部份，並且還有殘餘日本法西斯武裝力量可作依靠。他們不甘心世界和中國有和平與民主的局面，更不甘心他們的德意日法西斯，特別是日本法西斯的倒台，他們對於日本法西斯在東北受蘇聯紅軍的致命打擊表現了極大的傷心，他們仇恨東北人民實行民主政治，因爲民主的東北，就使日本法西斯永遠失掉這個侵華反蘇的根據地，因此中國法西斯派就叫囂「重新奮鬥」了。他們煽起東北問題作爲他們的「新生之機」，一方面要在反蘇口號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方面要在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口號下掀起二次綿延不絕的國內戰爭。

在以前，東北是爲中國法西斯派視爲「化外」而漠不關心的，不但在九一八時，他們從來沒有主張積極抵抗，而且在以後亦不知有多少次數阻礙和鎮壓全國人民和青年們不屈不撓的抗日收復東北的愛國運動。甚至，在抗戰以後，中國法西斯派的口號仍然只要「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事實上，十四年中，只有中國共產黨及東北民主人民，在東北堅持抗日的旗幟，爲祖國這一塊偉大的土地而浴血奮鬥。但是現在中國法西斯派却拿出一切勇氣來了，他們把消滅東北日寇的蘇聯紅軍叫做「新帝國主義」，並大喊「打倒」，對於收復東北曾有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東北人民叫做「漢奸」，並大

喊「剷除」。這就是中央日報的所謂「有消弭反民族與反民主企圖的責任」。

總之，中國法西斯派的「責任」就是要實踐他們在中央日報所反映出來的兩個戰爭綱領，一個是以反蘇爲口號，挑撥第三次世界戰爭，叫做「民族主義」。另一個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爲口號，製造第二次國內長期戰爭，叫做「民主主義」，他們企圖用這樣的方法以保存中國法西斯，並因此救活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他們認爲中國亡國的機會就是他們「翻身」的機會。中國法西斯派藉口東北問題用沒有事實根據的武斷宣傳所煽起的各地反蘇反共的反民主遊行，就是中國法西斯派企圖把這兩個綱領變爲實際行動的開端，並且僅僅是開端。

最近國內政治事變告訴我們，中國法西斯反動派，已積極起來「重新奮鬥」了，中國的政治局勢，正處在嚴重的關頭，如果我們中國人民不堅決和中國法西斯鬥爭，如果政府和國民黨不堅決制裁這些法西斯份子，那麼不但停戰協定和政協的決議將被撕破，而且八年抗戰的勝利亦將化爲烏有。我們希望全國人民要提起充分的警惕，切不要盲目樂觀，以爲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事業在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之後，已經萬事大吉了。不，決不是這樣。中國法西斯派正在重新組織起來，並正在進行全國規模的動員，向中國人民進行攻擊，他們的反民族反民主的反動綱領，已經在舊貨新裝下提出來了，中國人民如果不能在鬥爭中克服法西斯的進攻，則中國人民的民族民主事業就將失敗。（解放日報二月廿八日社論）

法西斯反動派

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在一十二日發表的社論，暴露了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企圖挑撥內戰，保持獨裁和推翻政協決議的大陰謀。該社論說：「今日中國有兩個誓願，一個誓願是誓亡中國，一個誓願是誓救中國，共產黨是誓亡中國，國民黨是誓救中國」。好了，在這個判決之下，共產黨是該斬盡殺絕了。那裏有「誓亡中國」的人不該斬盡殺絕呢？於是內戰是神聖的了。那有一個「誓亡中

「國」的政黨不該煽起內戰來把它剝滅掉呢？

爲着內戰，就要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而政協會議却是主張「中央與地方均權」，既是就這偏於中央集權也不偏於地方分權的，在中國法西斯看來，這就叫做「支解中國爲無數獨立國家」，不就叫做「誓亡中國」。可是這是誰的主張呢？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國民黨自己拋棄了這個主張，厲行獨裁政治；共產黨及一切民主派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在內，保護這個主張，並在實際生活中實行這個主張，創造了一萬萬以上人民實行地方自治的解放區。政協會議開會，共產黨及一切民主分子一致主張恢復孫先生的這一遺教，結果獲得全體起立通過，其中包括國民黨代表包括蔣介石主席。但接着就是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策動較場口血案，接着就是在東北、在廣東、並在華北、華中的若干地方企圖煽起內戰，接着就是發動反蘇反共反民主的示威，接着就是宣佈共產黨爲「漢奸」「赤匪」「誓亡中國」，接着……等，接着還會層出不窮，那是一定的、因爲他們要繼續搗亂是一定的。

馬歇爾將軍在簽訂整軍方案時致詞謂：「此協定爲中國之希望，吾相信其將不爲少數頑固份子所污損，蓋此少數頑固份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榮生活權利亦所不顧也」。中國人民應當注意法西斯派層出不窮的陰謀。

在法西斯派的心目中，中共一切爲民族解放與民主自由而奮鬥的輝煌事業都是「誓亡中國」。「九一八」以來中共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七七」以來中共領導的軍隊抗擊在華敵軍大多數，僞軍全部，充當了抗日的主力軍。由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見解，這些都是「誓亡中國」。照法西斯派的邏輯，只有像他們自己從「九一八」以來所實行的不抵抗主義，只有像他們自己在抗戰中所實行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只有像他們自己在日寇投降以來千方百計破壞和平，勾結日僞，挑動內戰，保持獨裁，才算是「誓救中國」。

政協會議以後，爲着推翻政協決議以便挑動內戰，保持獨裁，中國法西斯們選擇了反蘇反共兩項題目，而要反共，必須盡情污蔑中共，必須推翻政協會議的一切正確主張。法西斯派之所以要反對中

央地方均權制度，要反對地方自治，要評議這種正確主張爲「支解中國爲無數獨立國家」，不但因爲中共領導了一萬萬以上的解放區人民，成立了民主的地方自治政府、還因爲中共主張在全中國推行地方自治，不偏於中央集權，還因爲政協會議一致通過了這項主張。中央日報並認爲中央與地方均權制若被採用於憲法，則「中國乃以憲法而宣佈解體」。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主張中央地方均權制或地方自治的第一人。雙十會談紀要又明白的寫着，雙方同意各地要積極施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上，又明白的寫着：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中央與地方採取均權制、政協決議的憲法修改案再明白寫着：確立省爲地方自治的最高單位，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主義規定，省長民選。一切這些，一絲一毫也沒有新的，都是孫中山先生曾經明白規定的原則。照今天法西斯派的邏輯，難道孫中山先生主張這些，目的是在於「支解中國爲無數的獨立國家」，在於「誓亡中國」，在於中國「以憲法而宣佈解體」麼？政協會議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全體一致通過這樣的決議，難道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支解中國爲無數獨立國家」，都在「誓亡中國」，都在「使中國以憲法而宣佈解體」麼？蔣主席叫全國人民堅決執行政協決議，難道蔣主席及全國人民，也是要「支解中國爲無數獨立國家」，也是要「誓亡中國」，也是要使中國「因憲法而宣佈解體」麼？照反動派的邏輯，這樣就是「赤匪漢奸」，難道這一切人都是「赤匪漢奸」麼？

反動派這一切叫囂，當然沒有別的，只是再一次暴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國民黨內存在着一些反動份子，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爲中山先生的信徒，而實際上却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門徒。他們把雙十協定、停戰命令和政協會議決議，看做眼中釘，正在想盡陰謀辦法來推翻這些協定和決議，以便掀起內戰，保持獨裁，把中國引到德意日等國已經走過的災難的道路上去。全中國人民決不容許他們這樣做，全中國人民將團結起來，粉碎一切反動派的進攻。（完）

是實踐諾言的時候了

中國要成爲一個民主國家，首先，就必須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得到保障，這已經是沒有任何人敢公然反對的定論：直到今天爲止，中國人民的自由權利還沒有得到保障。這也已經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的事實。蔣主席在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曾經宣布四項諾言。就中，第一項便是：「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他坦白承認人民的自由權利還沒有得到保障，同時，明確表示將採取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措施。

但是，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而蔣主席所宣佈的這項諾言，不僅沒有完全實現，簡直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實現。剝奪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依然有效地存在着。一月二十八日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雖曾決議廢止或修正有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四十八種，交給政府去執行，但一直到現在，還很少見諸事實。並且，應該廢止或修正的法令也沒有完全包括在該決議所列舉的四十八種之內。這就使人民的自由權利依然受着剝奪，受着限制，而絲毫沒有得到確實的保障。試就出版自由說罷，不僅在收復區，即使在大後方，報紙發刊也還受着所謂法令的限制。如果這些所謂法令不迅速廢止或修正，那麼，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諾言便依然是諾言，所謂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決議也只是紙面上的決議。

其實，僅僅廢止或修正一些剝奪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還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健全執行這些法令的機構，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蔣主席說：「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言外之意，似乎是接受了全國人民廢除特務機關的要求。但如果特務人員鑽進和盤據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使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特務化，也就是使特務機關合法化，那麼，縱使有了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而在執行時，是會被歪曲、被改變、被運用以剝奪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事

實告訴我們，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不僅正在而且早已採取着這樣的步驟，做着這樣的佈置，要把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變成爲特務人員的大本營。爲了真正實現蔣主席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諾言，絕對不能容許這種事實存在下去。

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不僅是要利用法令來剝奪和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不僅是要利用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來剝奪和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而且是無恥地，假借「人民」的名義，揭發「自由」的旗幟，以實行恐怖行的暴行，而侵犯人民的自由權利。像我們所不斷地指出：滄白堂事件，較場口血案，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事件，以及本報和民主報的被搗毀，都是他們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暴行。但他們却說：這是「人民的自由權利」！理由是：你們是人民，別人也是人民；你們應該享有自由權利，別人也應該享有自由權利。你們有集會的自由，別人便有破壞集會的自由；你們有辦報的自由，別人便有搗毀報館的自由；你們有說話的自由，別人便有打人的自由。這完全是「人民之間」的相互鬥爭，和國民政府、國民黨都不相干，國民政府、國民黨不負任何責任。明明是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自己花費鉅額經費，動員大批特務，排演出來的醜劇，却硬說是「人民之間」的相互鬥爭！把自己的罪惡寫在人民的賬上；把自己的暴行叫做「人民的自由權利」，這是對於人民的侮辱，對於自由權利的侮辱。說這種暴行和國民政府、國民黨都不相干，國民政府、國民黨不負任何責任，是打官話，是推卸責任。誠然，在國民黨內，有不少的人不滿意乃至反對這種暴行。但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實際上是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縱容以至鼓勵之下，進行着這種暴行的。試以較場口血案爲例，所謂八團體者不是依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在政府和國民黨黨部指導之下成立和活動的嗎？所謂八團體代表是吳人初、劉野樵、周德侯、龐儀山等不是在政府機關或國民黨黨部負責和活躍的人物嗎？說他們的暴行和國民政府、國民黨都不相干，國民政府、國民黨不負任何責任，雖三歲小兒也不會相信。人們不能不得出結論：假使不是國民政府、國民黨縱容，以至鼓勵法西斯派進行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暴行，假使國民政府、國民黨不受法西斯派的影响、控制乃至支配，則滄白堂事件、較場口

慘案以及本報和民主報的被搗毀這一類醜劇是不會演出的，至少也不會一個接一個連續演出的。因此，除非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公開給法西斯派以打擊，把他們從自己的機構中清洗出去，我們便不能不懷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真有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誠意，便不能不懷疑蔣主席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諾言，只是一張不準備兌現的空頭支票。

我們希望，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以有效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真誠意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那就必須完全而且澈底廢止或修正一切剝奪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必須健全執行有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的機構，防止特務機關合法化；尤其必須停止和制裁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暴行，並把法西斯派從自己的機構中清洗出去。

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將要實施，國民政府將要改組，作爲它的前提條件的，是實踐蔣主席諾言。是時候了，再不容拖延，再不容推諉。（新華日報三月九日社論）

中國法西斯西派向孫中山民主主義挑戰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和德意的法西斯同樣把一切關於國內和平、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都一律認爲大逆不道，認爲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放在剷除之列。他們歌頌的是內戰，是獨裁，是專制。他們把這一類封建法西斯的罪惡東西，統統叫做「統一」。中央日報在最近的法西斯運動中，接連發表了幾篇社論，極端地發洩了他們這種法西斯的意見。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的主張是什麼呢？簡單明瞭，是和平民主的主張，而且是主張把和平民主普及於全國，連東北在內。這些即是中國人民共同的主張。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有另一樣主張。比如主張在中國一個地方可以和平，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內戰；一個地方要民主，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專制獨裁。如果這樣，便恰恰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所以全國普遍和平與民主，以達到中國國家的統一，這是神聖的、合理的主張。這合乎孫中山先生民主主義，也合乎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但是這種神聖

的、合理的主張，是完全和中國法西斯派的意見相反的。因為他們的誓願是中國必須內戰，而不是和平；是中國必須專制獨裁，而不是民主。他們的誓願恰恰是要用內戰與獨裁的方法，繼續支解國家，分裂民族，使中國長期無法統一，以便於日本法西斯再起來攫取中國，滅亡中華民族。

一切法西斯都把是非加以極端的顛倒。他們對於事實乃是是非之，非必是之。他們現在正在動員一切方法，準備推翻中國人民歷來所奮鬥而已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所已協議的國是。於是，反映中國法西斯意見的中央日報，不惜用一切造謠污蔑的手段，企圖一手遮天，無恥地把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又無恥地把反民族、反共、反民主、反蘇、反國際和平的法西斯運動，叫做「黨在新生，國在新生」，叫做「救亡圖存運動」。

中國法西斯派的挑戰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挑戰，是對孫中山主義挑戰。對政治協商會議挑戰。

孫中山先生主張「和平奮鬥救中國」，主張「民有民治民享」，主張「人民欲鞏固國家，須先將地方自治建設完備」。按照中國法西斯的見解，這是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民主主義，便應當叫做「亡國主義」。

政治協商會議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主張「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自下而上之普選」。按照中國法西斯派之見解，這是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代表全國人民意見的政治協商會議便應當叫做「亡國會議」。

反映中國法西斯派的中央日報說，中國共產黨主張「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根據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主張「將聯省自治訂入憲法」，中央日報造謠是完全無恥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但中國共產黨是擁護孫中山先生關於地方自治與民主統一的主張的。民國十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就非常大總統職的時候就這樣莊嚴地宣言：

「竊維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政治無術。集權專制爲自滿清以來之稅政。今欲解決

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裂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擁護政治協商會議的和平建國綱領，及關於憲草的各項協議。在那裏規定了中央政府民主化的方案，又規定了「中央與地方採均權主義」，以及「確定省爲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以「窮兵黷武徒苦人民」爲職業與志願的中國法西斯派！你們罵那代表中國人民思想和代表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精華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罷！但你們那種渺小的舌頭，雖然極端狠毒，終究是罵不倒中山先生的偉大民主主義，也罵不倒偉大的中國人民思想的。

毫無可疑，中國實行民主的統一，將使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偉大中華民族，迅速地強盛起來。使中國得真正名符其實的成爲偉大的、獨立自由的中華民國，而這也就將使中國得真正爲遠東和平的決定力量，並保證日本法西斯無法再起。但又毫無可疑，中國法西斯派合乎日本法西斯的希望是一定不願讓中國得到民主的統一的。他們將反覆起來嘗試不擇手段以破壞中國民主統一的一切努力，以達其「支解國家，分裂民族」的目的。這是中國法西斯派的真正的誓願。中央日報所說的「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完全是反映着他們內心深處，而他們所以唾罵中國共產黨恰就是因爲中國共產黨堅持孫中山先生民主統一的政策。

中國法西斯派是中國的災難，中國最大的恥辱。讓中國法西斯派永遠被中國人民所唾罵罷！偉大的孫中山民主主義與偉大的中國民主統一萬歲！（新華日報三月四日社論）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

美國故總統羅斯福，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提出了有名的四大自由，其中一項，是免於恐怖的自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人民還未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法西斯派却依然有實行恐怖的自由，而且其恐怖的形式，正在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中國人民長期缺乏最基本的自由，特別缺乏免於恐怖的自由。但是中國法西斯派却有著名的「理論」，說中國人民「自由太多」。中國人民的自由是太少了，但的確，中國法西斯派的自由是太多了。

久受重重壓迫的中國人民，是太需要自由的呼吸了。現在，不僅一切主張民主的黨派，而且執政的國民黨中許許多多人，都迫切的感到，中國人民的自由——是保證中國民族自由獨立富強的基礎。但是中國人民要獲得自由，就不但必須停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自由，同時又必須停止中國法西斯派恐怖行動的自由。或者是中國人民的自由，或者是中國法西斯派的自由。有中國人民的自由，就不能夠有法西斯派的自由；有法西斯派的自由，就不能夠有中國人民的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是要爭取終止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然而中國法西斯派是絕對不會自願放下恐怖的武器的。昆明「一二一」悲慘的血案，就是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繼續其恐怖行動的自由，無情的血洗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

當政治協商會議還在討論要使中國人民發取免於恐怖的自由的時候，中國法西斯派就首先接連數天在重慶滄白堂對政協代表實行其恐怖的自由，對政協代表黃炎培住宅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擁護政協 人民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在二十二日反蘇反共的可恥示威中，對民主報、新華日報及其工作人員施行其恐怖的自由。……中國法西斯派這些極其無恥極其下流的暴行，遭到廣大的各界人民日益強烈的反對，並且也遭到政府中很大的一部份人的反對與不滿。但是，直到現在，政府對於這批法西斯派，還是縱容他們，還是讓他們留在政府裏面繼續作惡，有時甚至還在公然鼓勵他們！

法西斯派說：「主張有自由，反對也有自由」。中國法西斯派的所謂「反對有自由」，就是實行恐怖有自由。昆明慘案的禍首關麟徵，曾經公開宣佈：「學生有在牆內開會的自由，我們就有在牆外開槍的自由」。在政協會議以後，法西斯派又多了一種說法，說這種實行恐怖的自由就是「人民有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法西斯派，平日視人民自由爲蛇蠍，爲洪水猛獸，他們所鎮壓的本來就是人民的自由，而他們自己則本來是絕對自由的。現在，當政協決定人民應該有自由，但事實上人民還沒有真正得到自由的時候，他們却拿了武器，搶先出來，對人民和平自由事業，公開無所顧忌地進行一切流氓劫殺和搗毀，而極無恥地宣稱這就是「自由」。顯然地，中國法西斯派是要在這人民自由權利剛剛被合法承認的時候，即把人民繼續鎮壓下去，而把他們這種鎮壓的自由，宣稱爲「合法」的自由。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活動，以前是用「政府」和「服從」等名義，但在政協以來，他們實行恐怖自由的形式，已有某些變化。他們現在也用「民族」「人民」「民主」「自由」的名義出現了。他們正力圖爲他們的恐怖行動尋找新的名義。他們口頭上也宣佈贊成釋放政治犯，但是，集中營裏三萬個政治犯，至今只釋放了兩個。最近陝西許多政治犯被稱爲「偷竊電線的軍事犯」。當他們高呼打回東北去的時候，對於真正要求打回東北去的，並因此被囚近十年的張學良將軍，却說他不是政治犯。總之，他們要繼續施行恐怖。他們實行恐怖的手段，不是要簡單化，而是要更複雜化。當然，中國法西斯派現在所用的這一類恐怖的方法不過是希特勒納粹所早已用過的方法，但是，這類手法是中國人民絕對不可忽視的手法。中國法西斯派，正在企圖用這種方法，挑撥新的全國的內戰，以便撕毀政協的一切決議，這便是爲什麼他們在政協以後的反共反民主活動，比以前反而更加猖獗的祕密。

但是，中國人民知道，我們如果不願意再繼續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下忍受生活，如果我們不願意讓中國繼續沉沒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血海裏面，我們就必須再接再厲，起來爲免於恐怖的自由而鬥爭，爲消滅法西斯的恐怖而鬥爭。

（新華日報三月五日社論）

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須立時制止

自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以來，國民黨內的頑固反動份子，就把反對政治協商會的街頭暴行搬運到會議場中進行「合法鬥爭」了。八九天以來，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講壇。反動頑固份子假冒「黨內民主」的口號，打起「革新運動」的旗幟，借題發揮，叫囂胡鬧。對每一個多少主張國內和平團結的人士，和意見上多少與這批反動派不同的人士，逐一批評打擊，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整個全會中，專制反動的邪風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而在七八兩日討論國民黨出席政協首席代表孫科先生的報告時，這些反動份子竟肆無忌憚的公開正面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一切協議，主張撤消國民黨政協八代表並加以處分。反動派氣燄高漲，飛揚跋扈已極，會場中雖有個別正義人士擁護政協的發言，但是簡直是空谷足音，整個空氣均為恐怖氣氛所籠罩，使國民黨內主張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人士慄慄有作「廖仲愷第二」之懼，紛紛作「倦勤」之準備。此種情況指明了：國民黨的全會已經逼臨於極端危險深淵的邊沿，中國國內政局處於十分嚴重的關頭。

我們已經無數次的指出：國民黨內反動派所發動指使的街頭暴行，真正目的是在撕毀政協決議，是在反對政協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是在挑起新的內戰，挾持舊的專制統治。反動派的這一面目，現在更明顯了。他們在二中全會上叫囂，自己暴露狐狸尾巴。如果在較場口暴行中，反動派還只偷偷摸摸地寫上和喊出一二聲「反對政協修正五五憲草的原則」之類的標語口號，而在二中全會上呢，已經對政協的一切決議都肆行攻擊了。對綱領、對改組政府、對國民大會成份比例、對整軍協議、對憲草修改的原則，無一不哇哇叫嚷怒罵。但是反動派在策略上的考慮，在宣傳上則置其重點於憲草修正原則。這是因為反動派知道，公開的全盤推翻政協協議，為事實所不容，而憲草則是所謂「百年大計」，如果推翻了建立民主主義代議制的憲草修改原則，和實行了集權制的一黨專政的憲法，則政治民主化就完了，專制獨裁就有了保證，其他一切協議也就隨之變質了。至於反動頑固派企圖實行法

西斯式集權專制的「憲法」，即就中央社八日的報導，也是十分赤裸裸的了，該報導「綜合各委員之意見」爲反對三權分立與多黨內閣制，主張總統制和「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這不是主張集權政治、一黨專政，個人專政，是什麼呢？反動派主張「憲草修正原則必須設法糾正」，不是毀滅民主保持獨裁是什麼呢？

與政治民主化不可分離的，是軍隊國家化。以前大聲喧嚷軍隊國家化的反動派，當然不便在今天像反對政協修正憲草協議那樣來叫囂反對，他們便採取軍政部軍事復員報告的形式來否定張周馬的整軍「基本方案」。企圖在整軍第一期（十二個月後）時保持三百四十七萬人的大軍，來代替方案所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而在第二期之末，保持二百八十二萬人，以代替方案規定的八十四萬人！這樣來破壞軍隊國家化。

總之，九天來二中全會的經過，顯明地暴露了國民黨內反動頑固派破壞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破壞政協一切決議，破壞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將中國拖回戰爭、專制、分裂、衰弱的舊路上去的卑劣企圖。反動派這種企圖是不足爲奇的，否則反動派使將不是反動派。值得奇怪的是：有五十年歷史，有孫中山先生革命傳統的國民黨如何能任令反動派猖獗若此？尤其值得奇怪的，是領導政協全體代表莊嚴起立通過五項決議的國民黨總裁蔣先生，非特沒有及時制止反動派的胡作非爲，而且連全會也都常不出席。現在國民黨是在歧途上：或者制裁狂妄的反動頑固派，恪守政協的共同協議，與各民主黨派合作，使國民黨真正新生，使中國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或者讓反動頑固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兒戲國是，使國民黨和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域。我們認爲現在是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對反動頑固派將採取明確堅定的回擊的時候了。

（新華日報三月十日社論）

先生此言差矣

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大黨。自從民國十六年以來，執政十九年。這十九年執政中，外招強暴日寇之侵略，幾乎弄到亡國，幸賴人民自動起來抵抗，和三強的幫助，得到對於國民黨當局是意外的勝利，但直至今日，僞軍尚未解散，漢奸還在悠然自得，恥辱的痕跡並未消除。就內政而言，這十九年中，弄得民生憔悴，民怨沸騰，飢荒遍地，瘡痍滿目，抗戰勝利以來，民族工業又受到新的災難，人民的痛苦仍在有加無已，迄今未有回蘇的現象。政治上則貪污橫行，不貪污不腐化者被認爲「共黨嫌疑」，官場上雖有廉潔自好之士，然而整個說來，其腐敗程度，超過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凡此種種，首先應該負責的，不是別人，而是國民黨辦黨的人。如果這些辦黨的人把責任推諉給別人，要別人負責，自己不負責，那是很可怪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遂成爲中外一致的公論。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中普遍的提出了改革國民黨本身的要求。

國民黨必須改革。我們站在友黨的立場上，完全同情國民黨內這種改革的呼聲。可是，我們要指出，我們是希望國民黨改革得更好，而不是希望國民黨被「革新」得更壞，更法西斯化。我們希望國民黨內一致團結起來，恢復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革命精神，不希圖國民黨走相反的道路。

中央日報三月八日社論，「黨爲實施憲政而革新」，不倫不類，把中國共產黨比之袁世凱，說「革新的目的，是要『發揚中華革命黨的精神』，就是爲了準備一個對『共產黨』的『二次革命』，說得更老實一點，就是要準備一個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成果的『二次革命』！」

我們讀了這篇社論，不能不向中央日報進一言：先生此言差矣！這樣「革新」下去，實在太狂妄了，實在對於國家民族毫無好處，對於貴黨也毫無好處。至於壞處害處，却是太多了。站在友黨的立場，我們不能不作逆耳之忠言。

你們要把中國共產黨比之袁世凱，真正是心勞日拙，誰也不會相信的。誰主張民主，誰反對民主

，眼前就是事實。眼前開着的貴黨二中全會，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哇啦哇啦，想盡辦法，必欲推翻之而後已。公開的正式的推翻不可能，則必欲設法修改，閹割其民主精神而後已。誰敢起來支持政治協商會議，反對推翻或修改，就要挨罵，就被罵爲「賣黨求榮」。試問這算什麼呢？難道這是民主精神麼？我們共產黨人，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也有很多意見，不信可把我們的原來提案，與政協決議對照一看。然而，只要政協決議了什麼，我們就不講價錢，不打折扣，不想推翻。我們以誠與信自勉，希望貴黨也以此二字自勉。

再拿一件事實來看看。滄白堂、鞍場口、新華日報與民主報、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這些地方的暴行，難道算民主的標誌麼？貴黨總裁蔣主席的四項諾言，至今兌現了百分之幾？難道這就足以標誌民主精神麼？中國共產黨，難道倒反是不民主麼？究竟誰像袁世凱，人民不是很清楚麼？

國民黨面前，放着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如中央日報所說，因爲目前只能「還政於民」，沒有辦法，所以要把黨「革新」，其目的是爲了準備一個「二次革命」，在將來來取消「還政於民」，來推翻政協決議所奠定的民主政治。說得明確一點，就是準備一個反民主的政變，或法西斯政變。這是中央日報三月八日社論所說的道路。另一條道路，是恢復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的道路，即是說，恢復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革命精神的道路。只有走這樣的道路，中國國民黨才能成爲革命的政黨。

中央日報所指出的道路，是走不道的。我們爲着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提議還是另選一條道路的好。我們希望國民黨的朋友們，鄭重考慮這一個問題。

（新華日報三月十一日社論）

不容有反對政協決議的自由

國民黨二中全會自開會以來，已經十二天了。若果說，在這次全會裏，辦黨專家所統率的「革新

運動」健將們，果實在誠心誠意研討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實施辦法，確是在討論如何促進中國的團結和平，而不是叫囂漫罵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攻擊國民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代表，若果說，蔣先生能早日指斥這些反動頑固派的囂張，那麼，當然用不到我們來越俎代庖，要求制止反動派的猖獗。若果說，國民黨這次二中全会僅是討論國民黨本身的內部事項，那麼，當然我們也不必有所進言，儘可以讓「革新運動」派的先生們去滿足其「言論自由」。然而，這次國民黨二中全会所討論的既是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而這些協議的是否能不折不扣的實行，正是我們中國國家民族前途所繫，全國人民生命所關，何況，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一樣也都是協議簽訂者，負着促使其完滿實現的義務。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二中全会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討論過程，尤其對反動派污損推翻這些協議的企圖，就有權利亦有義務來過問，有權利也有義務督促蔣先生和國民黨二中全会來制止反動派的活動。

至於反動頑固派在國民黨二中全会漫罵抨擊，力圖撕破政協決議，這點，雖然中央日報尚在扭扭捏捏閃爍其辭，或惱羞成怒，狂呼「謠言攻勢」，可是益世報就公開不諱地於三月十日以頭條新聞發表了如下報導：「政治協商五項協定，全會討論多持異議」。政治協商會議協定，請注意，也只有五項。對所有五項協議都「多持異議」，這不是想全部推翻，倒是什麼？

以壓制和剝奪人民自由為專業的反動派們，今天爲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居然又高舉起言論自由的幌子來了！這祇能令人惡心。我們應該明告這些反動派的辯護士們：在今日，中國祇應有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自由，只應有擁護與實施政治協商會議協定決議的自由，而絕不能容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協定，或企圖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自由。因爲唯有徹底實現政治協商會議協定，中國才能實現和平民主統一團結，而政治協商會議協定的推翻，就勢必至特務橫行，我中華民族忠誠睿智之青年將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專制恐怖的世界裏。這絕不必「什麼「嶄新的發現」，這是常識，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定要好好善用並珍惜他們實施政協決定的自由，不能容許任何人有破壞政協協定的自由。

我們特別要指出，中央日報既是國民黨的正式機關報，對於反動派的一切狂妄行爲，從未有過任何批評，只有鼓勵與幫腔。我們奉勸中央日報社論作者，做反動派的喉舌，擺出王婆罵街的姿勢，並不對於國民黨威信有任何利益。

（新華日報三月十二日社論）

國民黨改革的兩條道路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

國民黨的情況，已到了必須變的時候。國民黨二中全会的「黨務檢討報告」有一句自白的話叫做「和民衆脫節」。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要達到救中國之目的，基本方法是必須喚起民衆。但十八年來，國民黨卻走出了這個軌道，「和民衆脫節」，這就是國民黨一切問題的癥結。人民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是失望極了。國內外輿論批評國民黨的東西是多極了。問題歸根到底就在這裏。

人民要求國民黨改革。國民黨內擁護孫中山先生民主傳統的黨員，亦要求國民黨改革。我們從來即希望國民黨有真正的改革，但是，按照怎樣的方向改革呢？

中山先生是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創造者。當然，國民黨要改革，只能按照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所規定的方向進行改革。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的精華，集中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他所規定的三大政策。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革命事業的猛進，國民黨在民衆中的得到空前聲望，證明了中山先生這個方向的絕對正確。但是，在革命中途，中山先生這個方向忽然被拋棄了，法西斯派篡奪國民黨內的大權，結果成爲民族和國民黨的大災難。事實已千萬次地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遺言是萬萬拋棄不得的。很久以來，忠心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國民黨員，即希望改革國民黨，使國民黨重新回到中山先生所規定的革命軌道，救中國，又救國民黨自己。他們並爲着這個希望而從事奮鬥。最近人民的民主運動，無疑的更加速了國民黨黨員中這種自覺的潮流。在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代表（包括國民黨代表在內）和無黨無派人士的代表，一致通過恢復

和實行中山先生遺教，因為和各黨各派合作，認真執行政協會的決議，乃是國民黨進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確道路。

但另一方面，法西斯派作了相反的運動，以對抗國民黨內民主自覺的潮流。本來是他們剝蝕了國民黨的革命生命，本來是他們殘暴地壓迫了民衆，本來是他們担負民族災難和民生痛苦的一切責任。爲什麼？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呼吸；同時也剝奪了國民黨內的一切自由呼吸；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在事實上是一切腐敗制度的保護人，是官僚制度軍閥制度的基本組織者。可是，當人民的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洶湧，爲衝破一切法西斯的藩籬而奮鬥的時候，當政治協商會議獲得結果之後，中國法西斯派，一方面在人民中擴大恐怖主義的自由，煽惑一切反蘇反共一切反民主派的活動，另一方面又忽然在國民黨內大鬧「革新運動」了。他們把自己裝得好像是「人民的保護者」。他們叫囂什麼「打倒官僚資本」、「肅清官僚主義」了。他們裝得很「急進」。其中有反對投機壟斷的口號，甚至於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大概過去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革新派那里所有「急進」的辭句和口號，現在中國法西斯派都用上了。法西斯派看到人民和國民黨內民主派羣衆反對法西斯派，及要求改革國民黨的情緒，於是倒過來加以利用，自命爲國民黨「革新」的先鋒，製造一系列的欺騙口號，以求避免自己被革除，而且還反轉要起來革除國民黨內的所有民主派。

要知道現在國民黨內，由法西斯派所主持的「革新運動」的實質，就不應該看其形式上的口號，而應該看他們實際上的政策。只要把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又把現在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就證明他們的所謂「革新運動」，乃是激頭澈尾的法西斯運動。

中山先生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是聯蘇、聯共、聯合工農，聯合一切民主派。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是反蘇、反共、反農工、反一切民主派。而這些東西，恰是全世界一切法西斯運動共有的特點。

國民黨內民主派，主張實行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方針，實行國際國內的和平，實行各黨派民主合作，實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他們渴望繼續內戰，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主張繼續一黨獨佔的「排外」政策，攻擊國民黨內民主派和其他黨派妥協，企圖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

兩個方向，兩條道路：

國民黨內民主派，在國民黨內的改革問題上，要使國民黨推往前進，使國民黨經過自己的民主化，並經過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與民眾深相結合」（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中山先生所規定的革命道路。按照這個道路，就必須拋棄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切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

法西斯派在改革國民黨問題上，要把國民黨重新推向後退，澈底排斥國民黨外的一切民主派，陰謀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加深國民黨與民眾的分裂。這是十八年歷史經過血腥考驗的錯誤道路。按照這個道路，他們要在新形式下重新進行法西斯運動，要求一個更強化的法西斯機構，準備把法西斯派原來還站在政治後台的人物，直接站在前台來，以增強法西斯的政治地位，並準備用煽惑、欺騙、強制、恐怖的方法，去進行他們所謂「民眾運動」，以便奪取羣衆。

國民黨走那一條路呢？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革命遺言改革被法西斯派所糟蹋的國民黨呢？還是按照法西斯派「革新運動」的道路走去呢？我們是希望國民黨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這道路纔對於國民黨是好的，也纔對於民族是好的。法西斯派反對民主的潮流，把真正的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看成是和國民黨利益相反的東西，而我們則希望國民黨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當成國民黨的利益，認真的克服法西斯的逆流。

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二十一週年了。中山先生逝世前夜，關於改組國民黨的革命言行，被一切實際考驗，沒有因為時間而失去光彩，相反，時間越久，就越顯得更大光彩！中山先生所創造的國民黨，

再回到中山先生晚年規定的革命軌道上吧！在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的紀念日子，我們就拿出這點意見來送給國民黨。我們認爲國民黨內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黨員，是會歡迎我們這種好意，是會歡迎人民這種好意的。（延安解放日報三月十二日社論）

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

在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中，法西斯反動派大嚷大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公然主張「必須設法糾正」。

他們爲什麼要「設法糾正」憲草修改原則呢？不外是爲了保持中央集權，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

他們反對憲草修改原則「省得制定省憲」的規定，認爲這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其實「省得制定省憲」是國民黨政綱中所早已規定着的，並不是憲草修改原則所首創。它的目的，一方面，固在實現地方均權主義，防止中央集權的流弊；他方面，也在保障民治，廢除官治。有了各省人民所制定的省憲，則中央政府固不能任意支配地方；地方當局也不能任意壓迫人民。這是「權在於民，不據於官」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怎能叫做「封建割據」呢？如果說，「省得制定省憲」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那麼，國民黨政綱也是要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了。很明顯，反動派不過是假反對封建割據之名，行取消地方自治之實，以貫徹其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到下的法西斯統治罷了。國民黨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曾批評「清庭」，「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他那知今天在國民黨內部，竟有人大抄「清庭」的舊文章呢！

反動派反對多黨內閣制，認爲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其實，在過渡階段的中國，只有各黨各派長期合作，才能避免政局的不安定。不管在別的國家，多黨內閣制會否發生流弊，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是必須採取多黨內閣制的。反動派反對多黨內閣制，實際上，決不是爲了要求政局安定，而是爲了保

持一黨專政。他們中間，曾有人公開說：國民黨握着政權將近二十年，而不能消滅各黨派，反倒被迫開放政權給各黨派，這是國民黨的失敗。可知他們是決不甘心放棄一黨專政的。爲了保持一黨專政，他們在暴力的統治之外，並採取了合法的鬥爭，企圖用合法的外衣，掩蔽着一黨專政的醜態。反對多黨內閣制的作用在此。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奪取德國的政權，便是在白色恐怖的暴行之外，同時，採取了合法的鬥爭。當時，一般所謂民主主義甚至社會民主主義者竟因此而承認「他是用最嚴密的立憲的手段獲得勝利；他是依據魏瑪憲法取得德國首相的地位」。現在，國民黨內部的法西斯反動派，正在玩弄着希特勒的這一套把戲。

他們主張採用總統制，不同意趨近內閣制，不同意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甚至要求「各黨派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很明顯，這是要保持個人獨裁的反動統治。「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這是什麼話？這個領袖豈不成了日本天皇！只有專制主義的日本憲法才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爲國家的元首，總攬統治權」。那有民主國家的憲法而能對於國家的領袖，一點沒有束縛，一點沒有限制？就連日本的憲法現在也準備修正了。今後的天皇縱使還作爲國家的元首而保存着，他的權力也一定要受限制，他的行爲也一定要受束縛。難道中國反動要把日本拋棄在字紙箋的專制主義的憲法，視若珍寶，奉爲圭臬嗎？關、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利弊得失，固可因時代、國家及其他客觀條件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論，但如我們在二月廿二日的社論中所已指出，就目前中國實際情況而言，爲了防止個人獨裁，爲了鞏固黨派合作，爲了穩定政治局面，「採用責任內閣制，使總統不負責任，更爲有益」。特別是像法西反動派所擁護的總統制，使總統成爲一個高踞於五院之上的獨裁者，使總統握有無限制的緊急命令權，使立法機關淪爲行政機關的附屬品，受着作爲行政首領的總統的支配和指揮，是保持個人獨裁的非常有利的制度。

他們主張保持有形的國民大會，作爲監督和控制總統的「政權機關」，而使立法院、監察院仍爲站在總統之下的「治權機關」。假使國民大會真能有效地監督和控制總統，則保持一個有形的國民大

會未始不可。但他們所要保持的有形的國民大會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政權機關」。它只握有不經常行使的對於總統的選舉和罷免權以及有限度的對於法律的創制和複決權。真正能夠經常行使的對於作爲行政首領的總統的監督和控制權，像一般民主國家的議會所握有的立法權、監督權、財政權等，則都劃給立法院。而立法院呢，又由於有形的國民大會的存在，降爲站在總統之下的所謂「治權機關」之一不能有效行使這些對於總統的監督和控制權。結果，總統便成爲一個實際上不受任何機關監督和控制的獨裁者了。

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所以大嚷大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不外是企圖保持中央集權，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對於這個企圖，我們必須號召一切民主力量，給以嚴重的打擊。忽視不得，放任不得。（新華日報三月十四日社論）

必須把法西斯份子 從政府機構中清洗出去

政治協商會議以來，兩個力量，兩條道路，在中國劇烈的鬥爭着。一個力量，是人民的力量，這個力量，主張中國走向和平民主團結一的康莊大道。代表這主張的，是停戰、政協、整軍三個協議。這個力量，包括着一切階層的人，包括着一切民主黨派，也包括着國民黨內一切愛好和平的份子。這是一個巨大的力量，是誰也不能摧毀的力量，是一定要勝利的力量。

但是，中國另外還有一個力量，主張中國走上另外一條道路。這個力量，就是極少數的反動派頑固份子。他們是有權有勢的人們中的一部份人，他們以希特勒、墨索里尼爲老師，有一批打手特務，有一套造謠惑衆的欺騙本領，也有一筆不小的官僚資本。從滄白堂暴行事件以來，他們從會場裏打到街頭，又從街頭暴行發展到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的叫囂。他們打擊了一切他們所不喜歡的人，從民主同

盟盟員、勞動協會、新華日報、民主報、一直到國民黨內與他們稍有意見不同的人。他們真算違了一體『威風』。他們的目的，就是破壞三大協議，反對人民的道路，主張中國走上另一條道路，即和平不民主不團結不統一的黑暗道路。

這批法西斯反動派，把中國人民威脅得太厲害，太不能忍受了。他們明明是國民黨裏的一部份人，明明是政府裏面的部份人。他們自知所做事情太卑鄙，太骯髒，不敢挺身而出自己承認是自己幹的，可是他們的名字，直到其幕後組織者指使者的名字，老百姓無人不知。我們所以不直指其名而呼之，乃是為政府留一點餘地，希望政府自動的把這批反動份子，從政府機構中清洗出去。我們所認為極其可以惋惜的事，就是直到現在，政府和國民黨對於這批反動份子，除了縱容和鼓勵以外，始終沒有採取任何一個處分。把這批反動份子清洗出黨政機構，則更屬遙遠無期。相反的，我們所得到的，是另一種消息，就是這些極少數的法西斯份子，不但想要保持其在國民黨和政權機構中原有的地位，而且正在更進一步，企圖攫取更重要的更多的位置。對於反動份子的這種新陰謀，國民黨和政府如果依然是縱容和鼓勵，那末，問題就非常之嚴重了。

我們共產黨人，向來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當希特勒墨索里尼剛剛抬頭的時候，我們就指出他們的極端的危險性。假使聽了我們共產黨人的話，世界第二次大戰是可以避免的，大事是可以化小，小事是可以化無的。當滄白堂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就請政府方面加以制止，假使聽了我們的話，反動派決不至越來越囂張，弄得政府中的人都感到有作『廖仲愷第二』的危險。

現在，時局發展到決定的時刻，三大協議必須立即付之實施的時候。反動派是仇視這三個協議的，其仇恨之深，手段之毒，我們大家領教夠了。如果讓他們再在黨政機構裏搗亂，那就等於說不想執行三大協議，就等於說要破壞三大協議。這是明明白白簡簡單單的邏輯，是已被事實證明而且今後還更被事實證明的真理。

國民黨裏有些人以為，要縱容這批反動派，才能與共產黨作鬥爭。我們承認，在和平的時期，各

黨之間的政治鬥爭還是有的。國民黨要進備與別的政黨和共產黨進行政治鬥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國民黨的朋友們必須知道：第一、即使有鬥爭，這個鬥爭應是爲了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不是爲了戰爭獨裁分裂，所以團結是第一、是根本的東西。過去國共合作時代也就是國民黨的黃金時代，國共分裂後的十八年對於國民黨並不見得有好處。我們共產黨是贊成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主張國共合作的。我們爲國民黨着想，也主張國共合作比國共分裂對於國民黨更有利些，何況這才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教之精華所在。同時，也只有合作，國民黨才能拿出辦法來，否則，十八年無辦法，豈有今日忽然會有辦法之理。第二、卽算鬥爭，也是政治鬥爭，卽政治主張的宣傳和執行，卽建國工作的競賽，而不是抓人的競賽，投石子和打人的競技。難道國民黨中沒有這種人才，非靠那批血淋淋的反動派不可麼？我們應該正告國民黨的朋友們，如是這樣，那國民黨必定加倍的脫離羣衆，無以制勝，適以害己。爲國民黨計，應該堅決的拋棄這批反動派，把他們從黨的機構中清除出去，這會大大增加人民對國民黨的擁護。

說到政權。我們中國、民要的是民主政權，不是法西斯政權。就算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改組了政府，國民黨在政府中仍有決定之權。我們共產黨人、主張實行三三制，卽多數黨在政府中不能超過三分之一。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我們作了重大的讓步。我們作了讓步，決不反悔，決不失信。但是，這個政府必須是民主的政府，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堅持，因爲這個原則是政治協商會議的最基本的原則，不堅持這項原則，就等於出賣了人民。滄白堂事件以來的一切血案，爲什麼解決不了，爲什麼不能分清是非，爲什麼『找不到』主兇？難道不是因爲有反動派坐在政府裏麼？以後，國民黨方面準備怎樣幹呢？如果決心改變幹法，決心以後再不發生同類事件，那就必須把反動派從政府機構中清洗出去。否則，反動派還在政府裏，將來發生同類的暴行時，又是是非分不清，又是主兇找不到，那末，別的黨派和國民黨中不同意反動派的人，又何必拿人來挨打，何必辦起報館來被搗毀，何必作『廖仲愷第二』？反動派留在政府裏，這就是對於民主的最嚴重的威脅。主張民主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只

有兩條路。一條路，出賣民主事業，誰亦不講一句得罪反動派的話，不做一件得罪反動派的事，乾脆當法西斯的傀儡，以求自己的安全。另一條路，就只有乾脆不參加政府，以便不當傀儡，不當民主的裝飾品，不當出賣民主事業，出賣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變節者。

所以，我們堅決主張，必須把法西斯份子從政府機構中清洗出去！（新華日報三月十五日社論）

誰把國民黨辦壞

國民黨被人辦壞了，需要改革。這是國民黨內現在一致的呼聲。國民黨曾經辦好過。國民黨的黃金時代，開始於孫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但是後來就弄成像今天這個樣子。現在再要把國民黨辦好，是可以辦到的。國民黨中要想把黨辦好的廣大呼聲，我們是完全同情的。現在的問題是，必須弄清楚，誰把國民黨辦壞了。解決了這個問題，方才不致無的放矢，或者把矢亂放一陣。

國民黨，是被辦黨的人辦壞了的。辦黨的人，辦壞了國民黨，又經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把國家的事情也辦壞了。

這個道理，講起來似很淺顯。可是事實上，情形並不那樣簡單。現在在國民黨內，發生一種『革新運動』，其支持者，不是別人，就是那批親手把國民黨辦壞的人。他們把國民黨辦壞了，却又來大聲疾呼，說要做『革新運動』，其目的，就是逃避自己把國民黨辦壞的責任，同時就把責任推向別人身上，藉救黨之名來把別人打倒。我國有個故事：竊賊偷了人家東西，出門大呼捉賊，自己趁此溜掉。這個故事裏的竊賊，僅是溜掉而已。現在則不然，出門大呼捉賊之後，還要抓別人當竊賊，拳足交加，而真正的竊賊却變成了『捉賊的功臣』！黨德到此地步，實在可怕之至了！

那批把國民黨辦壞的反動派們，他們是怎樣把國民黨辦壞的？他們是用法西斯的思想把國民黨毒壞的！

我們試在他們千百次言論裏面，隨便選出一點，以作證明。下面所引的一段，是民國二十七年六

月出版的『國魂』雜誌第一期上「新意大利之活力」的一段：

『意大利之所以復興，在乎上有不世英豪之墨索里尼，而下有甘受命令毫無猶豫之全意人口，上下相維，領袖與羣衆相結合，乃產生莫與比倫之堅強合力。』

『夫墨氏組織民衆與訓練民衆，實有其中心之思想，即互助主義之人生觀是矣。欲互助必先盡其在我，然後盡其力於助人，人人助我，我助人人。此種民胞物與先憂後樂之精神，蓋與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倡「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人生觀，若合符節。……善夫墨氏之言曰：「余願爲一忠實服從之士兵，完成余任」；又曰「余願捨去一切膚泛生活的豪華，而爲一樸實忠誠之公僕。」上以此教，下以此從；上以此令，下以此行。青年訓練，所訓者如此；民衆組織，所組織者如此。人人盡其小我之力以全大我，則大我合力之成，意大利縱欲不復興而昂然稱雄，其可得乎？』

『意大利青年訓練與民衆組織之核心運用，既如上述，頃在其唯一領袖之下，已奠定其立國之基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當我抗戰建國雙管齊下之秋，借鑑效法，其可忽視乎？』

讀者們！國民黨的朋友們！請你們讀一讀這段文字。『不世英豪之墨索里尼』有『互助之人生觀』，『蓋與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倡「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人生觀，若合符節。』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十足的法西斯謬論，倒是什麼？這不是污蔑孫中山先生，倒是什麼？然而，這裏所引的，只是千百個例子之一。而國民黨辦黨的人，却正以此種謬論，訓練其黨員。這樣，要中國不糟，要國民黨不壞，其可得乎？其可想像乎？

就是這批毒害國民黨，毒害中國的反動派，現在帶起頭來，提倡所謂『革新運動』。我們應該再一次的指出：國民黨現在的確已經到了不能不改革的時候，但是反動派所提倡的『革新運動』，我們不但不能贊成，而且必須向國民黨的朋友們指出其極端的危險性。這個運動，是在新形勢下的法西斯運動，是企圖對抗澎湃全國的民主潮流的反革命的掙扎，是企圖組織法西斯政變的陰謀。只要稍爲考查一下這個運動是誰發縱指使的，稍爲考查一下這些人的歷史，就可以把運動的本質洞悉無遺。因爲，『

可惜』得很，這批反動派的劣跡是太多了，多到這個程度，以致現在要想滅跡都很困難，而且簡直辦不到。

但是，不要看輕了這批反動派，他們的專長之一，就是善於做武斷的宣傳，來欺騙人們。因為他們有這套本領，所以加以揭穿，使大家不要上當，是必要的。

『革新運動』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進行鬥爭，以『保護』國民黨的姿態出現的。反動派想以此種姿態，來博得國民黨黨員的同情，似乎是，中共和其他政黨都是國民黨的『敵人』，都要『分裂』國民黨，而他們這批反動派，倒是國民黨的『鏢師』，倒是主張國民黨『團結一致』，倒是『保障』國民黨的地位及其存在的，沒有他們這批反動派，國民黨似乎就要被中共『瓦解』掉了似的。歷史的事實，完全粉碎了反動派的這種武斷宣傳。國民黨五十年中的黃金時代，大發展和猛烈壯大的時代，取得廣大羣衆信仰的時代，恰恰是孫中山先生十三年實行改組之後的三、四年，而不是這批反動派辦黨的那幾年。與共產黨合作，就是這個黃金時代所以能夠到來的原因。相反的，到了這批反動派手裏，國民黨一天不如一天。這批反動派自己組織些什麼小組織，爭權奪利，國民黨真正日益脫離羣衆了，日益派別紛歧了，日益分裂和瓦解了。毒害國民黨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這批反動派。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是友人而不是敵人。反動派却才真正是國民黨的敵人，因為他們原來是法西斯份子，是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敵視的。他們最怕的是國共兩黨再要合作起來，因為那末一來，法西斯主義的狗皮膏藥就沒有銷路，就會被拋到垃圾堆裏去。但是，少數反動派以外的國民黨員，試問對國共合作，對於國民黨黃金時代的再臨，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呢？

反動派爲了武斷宣傳，欺騙人民，替『革新運動』裝上了四條漂亮的『目的』。『一、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這條『目的』之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忘記了他們這些傢伙是反動派，是反民主派，是有陰謀的小組織，並想以其小組織的有組織的搗亂、叫囂、操縱、控制，叫做『黨內民主』。『二、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這是要大家忘記這批反動派本身就是官僚資本的一部份，十八年執

掌黨權，從未實行過一點點民主主義。『三、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這是要大家忘記，現在的國民黨內的官僚主義，正是在這批反動派的卑鄙的反共特務政策的培養之下滋長起來的；特務政策縊殺了一切民主政治，特務政策使一切正直的人，人人自危，不敢不貪污，不敢不拍反動派的馬屁，不敢不昧着良心做事。如果國民黨裏有人真正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就應當首先取消特務。但是，『革新運動』的健將們，你們誰敢說一句『取消特務』？不取消特務而空談什麼民主政治，什麼官僚主義，是一種何等無恥的騙局！『四、發揚民族正氣，保障國家主權』。算了吧！在日本鬼子面前，你們這批反動派的頭縮到那裏去了啊！你們只有反蘇的邪氣，而且，最近還在東北組織通化暴動，要成立『中日聯合政府』呢！

國民黨被什麼人辦壞了的？就是被這批反動派辦壞了的。國民黨所希望的『新生』，是一個好的希望。但反動派決不會給國民黨以任何『新生』的。這是明白透了。（新華日報三月十六日社論）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三月一日開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已於十七日閉幕了。二中全会的整個過程和整個結果，表明了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活動，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優勢，而國民黨內民主派則居於被攻擊的地位。法西斯派的企圖，是經過二中全会來堅持自己的獨裁方針與分裂方針，而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方針與團結方針，是加強他們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而推翻國民黨內非法西斯份子的地位。這是政協會以來法西斯份子反動陰謀的一個集中表現。

在法西斯份子的操縱之下，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結果，是通過了準備推翻政協會關於憲法原則決議的決議。政協會議所決定的修改憲草原則，乃是今後中國將繼續是一個獨裁國家或改革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根本關鍵。因此是中國民主派與法西斯派政治鬥爭的焦點。如果這些原則被推翻，即政協會議的其他決議，政府的改組，國大的召集，乃至停戰整軍等協定都將成爲具文，都將爲法西斯

派在獨裁政府中撕得粉碎。法西斯份子在中全會上，正是集中一切力量來達到他們的這個企圖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協會議主席即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氏，他雖曾在政協閉幕之日，聲明對政協決定的各種方案『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將分別照案實行』，但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却不顧自己的政治信譽，轉而支持法西斯派的立場，公開的號召該會對於政協所通過的憲法原則『就其弊害大端妥籌補救』。在這一問題上，二中全會在法西斯派的操縱下，通過了以下五項決議：

(一)制定憲法應依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爲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其召集之次數應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五項決定的目的，就是推翻政協所決定而爲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則，而繼續堅持五五憲草中的獨裁原則。第一項，制定憲法應依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這一規定本身就充滿了一黨專政的臭味。參加政協會議的各黨派，從末也永遠不可能同意國家的憲法應以某一黨的某一文件『爲最基本之依據』。即以國民黨而論，國民黨的總裁蔣介石，在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詞中也說今天中國不能不『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爲什麼制定憲法倒不應該『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呢？第二項，國民大會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那麼立法院還有什麼作用呢？法西斯派知立法院是常年存在的，是能起國會作用的，而臃腫不靈的國民大會，却是『每二年由總統召集一次會期一月』的獨裁裝飾品。即使其『召集次數酌予增加』，也仍然是絕對不足以限制獨裁的。中國人民一定不要獨裁，一定要有國會。而法西斯派作出這次決議，就是表明他們一定要有獨裁，而一定不要有國會。第三項與第四項，是第二項的發展。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監察院也不應有同意權。那麼行政院還向誰負責呢？政協的決議，是要使行政院成爲向國會負責的內閣。但是法西斯派却要行政院僅僅向總統個人負責。總統的下面有一個裝飾品的國民大會，又有一個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院。這不是獨裁制度是什麼呢？第五項，省無須制定省憲。在

這裏，法西斯派的企圖是取消省的地方自治，而使省成爲所謂中央的代表機關，以便總統不但在中央機關實行無限制的集權，而且在全國各省也可以實行同樣無限制的集權。這些口口聲聲『遵奉總理遺教』的反動份子們，就在這裏違抗總理遺教——地方自治了。因此，國民黨二中全会關於憲法問題的決議，完全是爲了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和中央集權。換句話說，就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獨裁制的國家。這一切是顯然與政協決議和全國人民的要求絕對違背的。二中全会又決定所謂『制限之權，須屬於國民大會，無論何人不能限制國大代表之法定職權』。『二中全会既然要求『全黨同志遵照』它的五項決議，却又宣傳所謂國大代表不受約束，這是什麼意思呢？無黨派而又沒有參加政協會議的國大代表，當然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但是國民黨與一切其他黨派的國大代表，都必須受政協決議的約束。這是政協會議中各黨派代表所共同約定的。二中全会的這一決議，目的即在於撕破這個約定。大家知道，國民大會本來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政協對於國大名額雖然作了若干擴充，但是國民黨仍佔絕對優勢。如果國民黨破壞政協會議關於憲法問題的約定，那麼法西斯份，就必然會利用國民大會，把目前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中央集權合法化。那麼中國就將經過所謂國民大會的合法形式成爲獨裁國家。法西斯派的一個陰謀，是致國家民主化事業於死地的，致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於死地的，這是民主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一定要予以澈底粉碎的。

法西斯派爲了堅持獨裁，不能不首先反對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他們棟樑之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通過了許多向共產黨挑戰的決議。他們要求共產黨『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容許人民自由』，要求共產黨對整軍方案『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停止一切衝突恢復交通之成議必須迅速實現』等等。但是誰都知道，共產黨是一貫堅持實行和平、民主，是一貫忠實執行自己的諾言的。誰都知道製造淪白堂事件、較場口慘案、北平執行部事件、重慶成都昆明新華日報館慘案、搗毀重慶民主報與西安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搗毀成都燕大校門、毆打洪深教授、製造通遼慘案、張莘夫慘案、通化暴動、李兆麟暗殺案等等『一切暴行』的，正是法西斯派自己。誰都知道甚至馬歇爾將軍

也不能不指出破壞國共之間的協定的，正是法西斯份子，『此少數頑固份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期望之和平及繁榮生活權利亦所不顧。』法西斯派之所以故意向共產黨提出這些所謂要求，是埋伏有血腥的陰謀的。他們的陰謀，第一、是爲了製造推翻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的藉口。二中全會的全部文件（包括所謂軍事復員決議）中，竟沒有一個字說到國民黨要執行整軍方案，而事實上至今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國民黨將執行這個方案。第二、是爲了製造從新舉行反共戰爭的藉口。特別是要在召集他們所想像的國民大會，通過他們所設計的憲法的時候，運用這個挑撥戰爭的藉口。這個藉口，便是共產黨障礙了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個惡毒的陰謀，是全國人民所不可不嚴重警惕的。

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內部關係上，是利用二中全會對於一切非法西斯份子實行橫暴的打擊排斥。這也是法西斯份子要求堅持獨裁的邏輯結果。中國愈近民主化的邊緣，國民黨的法西斯份子就愈加要求擴張和提高自己的權利，以便從『危機』中繼續保持中國的獨裁制度。雖然這種獨裁在形式上暫時不能不換一個什麼『民主』的名目。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狂呼所謂『革新運動』，但是什麼才是今天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呢？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就是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這些對於國民黨是新的。國民黨要忠實於它們，就必須革新。但是二中全會上的所謂『革新』派，却咆哮着要打倒政協會，打倒政協會的民主團結方針，打倒政協會中贊助民主團結方針的國民黨代表。那麼這所謂『革新』，不過是對於政協會實行復辟吧了。不過是國民黨復歸於獨裁內幕之舉吧了。這些對於國民黨已經是舊得發臭毫無新鮮之處了。『革新』派又說是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等，然而國民黨的統治是人民所痛恨的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的統治。但是法西斯份子之所以要裝腔作勢地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云云，不過是爲了用這個藉口來排斥國民黨統治人物中那些民主份子與非法西斯份子而已。請問國民黨廿年來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統治的根本骨幹，難道不就是法西斯派，即二中全會的所謂『革新派』自己嗎？二中全會攻擊『一部分接收人員敗壞法紀喪失民心』，但是一切這些接收人員的主角，難道不就

是所謂『革新派』自己，尤其是『革新派』的軍事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的特工人員嗎？由此可見法西斯份子在中全會上的所謂「革新」是絕對虛偽的。它的目的只是借此進一步加強法西斯份子的地位，而削弱非法西斯份子和民主份子的地位。只是借此進一步滿足法西斯份子對於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統治的野心。只是借此進一步便利法西斯份子實現堅持獨裁的和準備內戰的陰謀而已。

但是，以上所說究竟只是國民黨二中全會中法西斯份子的主觀願望。這些法西斯份子的確很狂妄。但是這種狂妄並不表示他們的統治的鞏固，而是表示他們的統治已經到了末路，所以作這些狂妄的掙扎。這些法西斯份子畢竟太熱狂了，以至沒有真正能夠冷靜地考慮一下國際國內的實際狀況。他們把全部的賭注放在國際反蘇國內反共的冒險計劃上。但是與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的這個冒險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國際和平民主力量是太強大了。國內的和平民主的力量是太強大了。中國的法西斯份子如果堅持挑戰，就只能碰破自己的頭。中國人民抱有堅定不拔的決心，要粉碎一切法西斯份子的一切反動陰謀，以維護中國的和平民主，維護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議。中國一定要成爲一個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國家，一定要成爲一個國共和平團結各黨派和平團結的國家，而絕對不能成爲獨裁與內戰的國家。國民黨如果要正確地適應這種國家環境，一定要由和平民主份子所領導，而絕對不能由法西斯份子所領導。法西斯份子說政治協商會議是國民黨的失敗，但是真理恰恰相反，政協會議乃是國民黨的成功，而被法西斯份子所操縱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乃是國民黨的失敗，孫中山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的失敗。歷史縱然可能因爲法西斯份子的罪孽而引起嚴重的曲折，但是在人民的團結奮鬥之下，歷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判決法西斯份子的不幸命運。證明國民黨二中全會無論從國民黨的歷史說或從中國的歷史說，那將是一個真正的可恥的失敗。

（三月十九日解放日報）

出爾反爾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國民黨的二中全会閉幕了。在它的開會期間，我們曾經指出：「國民黨的二中全会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講壇；整個全會中，專制反動的邪氣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反動份子肆無忌憚的公開正面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決議」。我們當時，爲國家民族的福利計，爲國民黨的政治前途計，曾經向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致懇切的忠告：及時制止反動派的猖獗行爲，勿讓反動頑固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兒戲塵是，使國民黨和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域」，很可惜，我們這些忠告，未被聽取，反動派的橫行，未曾受到及時的有效的制止，國民黨的二中全会雖未公開宣佈推翻政協決議但實際上已被反動派拖上了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道路上去了！

二中全会各項重要決議，除了一兩處保留實行政協協議的空洞字句而外，從根本上從實質上從基本精神上完全動搖了政協的五項決議，使各民主黨派及全國人民幾個月以來的全 努力，有完全枉費的危險，使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光明前途，罩上了一層暗雲。請看國民黨全會的幾個重要決議吧：由主席團提出經全會通過之提案稱：「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任之。如各黨派人選在二中全会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常務委員會選任之」。這一決議，不但直接違背政協決議，回到國民黨代表在政協開會前所主張，而爲其他代表所猛烈反對的「國府委員須經由國民黨中執委通過」的老調子，而且實質上使改組政府的協議全部變了質。政協決議的基本精神，是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各黨各派共同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以爲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國民黨全會的決議，又重新回到國民黨中執委君臨於一切國家機構之上的最醜惡的一黨專政去了。其他黨的國府委員要經國民黨選任，要聽命於國民黨的中執委，其結果是

政府的改組祇是一黨專政的改頭換面。如果各黨派經過這種方法去參加政府，實質上就變成粉飾一黨專政制度的脂粉。因此，這一問題在政協小組發生了重大的爭論，而為國民黨外的代表們所一致拒絕了。現在國民黨片面撕毀了此項協議，企圖重新恢復一黨專政的統治。不僅這樣，經過其二中全會，國民黨比政協開會前還要更進一步，更露骨的企圖繼續一黨專政，這從主席團所提出的第二項決議中可以明白看出來。這一決議說：「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依據政協的決議：「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先生在說明政府提案時，亦曾確實指明目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切職權均移交國民政府委員會。而國民黨現在又破壞了自己的諾言，及其與各黨派的協商。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撤消後，不將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而「恢復」一黨專政時代的一黨君臨政府之上的「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出爾反爾，一至於此。

其次，同日國民黨全會又以全體一致起立的隆重儀式，通過了國民黨總裁以國家元首出席指導及國民黨國大代表的變更資格，出席國民大會。這是一個以一黨獨裁的醜惡形態去污損制定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的企圖，它不但違反政協對國大的決議，而且是任何民主國家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制憲會議要由元首去指導，除已經坍台的封建法西斯專制的日本外，實在史無前例。

對於政協的憲草修改原則，國民黨全會更加明目張胆的叫囂，反對。全會對政協報告決議，將憲草列為專門一案，決議「遵令全黨同志遵照：（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最基本之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為有形之組織；……（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不僅是完全推翻了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協議，而且完全破壞了在中國建立代議制民主政府的任何可能。根據這一決議，連五五開國民大會和制頒憲法，也是「違反總理遺教」的，因為制憲所應依為「最基本之依據」的建國大綱，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達到憲府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

憲法而頒佈之」。現在豈僅沒有過半數省，而且連一個省也沒有「達到全省地方自治完成時期」，所以，主張如期召開國民大會的國民黨全會，首先就違反建國大綱！然而，一切「總理遺教」「五權憲法」「建國大綱」，都不過是遁辭與煙幕，實質上，國民黨內反動派所反對的是代議制民主政府，是多黨內閣制，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和持衡；他們所主張的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連同意權和不信任權也沒有的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是一黨獨裁個人獨裁的政治。因此，他不但反對了政協決議，而且也反對了杜魯門的「一黨訓政制度必須修正」及建立廣泛代議性政府的對華聲明，不管他們在口頭如何偽善的稱道杜魯門對華政策！

對於整軍協議，國民黨全會則無保留的批准了與張周馬三人委員會之「基本方案」完全對立的「軍事復員報告」。這個報告一字不提三方面同意的「基本方案」，並且直接違反方案所規定的「政府與任何政黨或派系組織，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獨立性之武力」。而計劃在整軍第一期之末，保持五十一個兵工建設總隊，即保持在方案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再加以機關學校之外，尚保持約一百萬人的獨立性武力，第二期亦保持相等數目的獨立性武力。

全會關於政協報告的決議及宣言中又極力誣蔑始終忠實執行政協協議的中國共產黨，而對國民黨應如何確信守實行諾言，反無明晰具體之規定。對於政協開會時蔣主席信誓旦旦再三保證之四項諾言，全會決議默不作聲；對於損害人民自由權利之特務暴行，全會無一字之譴責。凡此一切，都證明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反動派的把持下，走入了歧途，使反動派的卑劣企圖獲得了在國民黨內的合法面貌。全會的決議破壞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本原則，堅持着要保持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和其私有軍隊。全會的決議不僅違反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偉大願望，不僅背信棄義地動搖了國民黨總裁自己莊嚴起立擁護的政協協議，而且打擊了全世界民主人士對我國的熱忱希望，違反了杜魯門聲明與三國公告對中國的殷切期待。

二中全會所以走入這種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歧途，固然是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派假「革新」之名

實行反動，假「黨內民主」之名實行黨內恐怖，陰謀煽惑把持操縱的結果；但是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動派於陰謀活動初起之時，又未曾堅持政協決議於全會會堂之上，反而親臨主持反對政協要案之通過，以致二中全會全部動搖了也是蔣先生親自主持記立通過之政協決議。我們認爲，這無論對蔣先生，對國民黨，對國家民族，均是深可痛惜的事。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認爲重諾守信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也是一個政黨配得上稱爲政黨的起碼條件。我們在停戰協議中，在政治協商會中，在製定整軍協議中，爲着中國的和平民主，作了無數委曲求全的重大讓步。但是我們一經同意，決不改口，決不反悔，我們將無條件地把所有三個協議完全無保留地實現。但是我們也是爲着中國的和平民主，決不容許任何別人來動搖或破壞這一切協議的任何一字一句。

我們堅決指責國民黨二中全會的這種破壞協議的行爲！我們號召全中國人民與國民黨中一切「民主主義的真正信徒，爲保衛與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而奮鬥到底！」（三月十九日新華日報社論）

憲草修改原則不容變動

國民黨二中全會已於十七日閉幕，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的縱容和鼓勵之下，法西斯反動派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以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已明目地寫成了決議案了。對於這，我們不能不嚴正地加以揭露和駁斥。

該決議案包括着五項內容。第一項是「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這並不是表示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真正忠誠地擁護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他們只不過是以建國大綱爲藉口，以謀保持法西斯統治罷了。建國大綱制定於二十二年前，當然不能完全適合目前的實際需要。即使必須把建國大綱奉爲金科玉律，不許絲毫有所變更，那麼，在今天，便不應該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因爲在建國大綱中明白規定着：「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

期」，才能「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現在，召開國民大會可以變更建國大綱的規定，爲什麼制定憲法一定要「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呢？不僅如此而已，建國大綱規定，必須到憲政開始時期才能成立五院，但十八年來未有一省完成自治，五院却早已存在，國民黨不是自己明明白白並不「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麼？」現在，制定憲法只能以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爲最基本的依據，而不能「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所以主張「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無非是要其他黨派承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制度。不黨承認今天以前的法西斯一黨專政爲合理，而且承認今天以後的其他黨派縱使參加了政府，那只是被延擱爲食客，被雇傭爲僕役，被「選任」爲一黨政府的官吏，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法西斯一黨專政的基礎，不但沒有動搖而且更加鞏固了。這是一種禍四暮三的騙術，我們決不能上當。

該決議的第二項是「國民大會應爲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之方法，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這在表面上，好像是爲了保障民權，而在實際上，却是爲了保障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因爲像我們在本月十四日社論中所提出：「由於有名無實的有形的國民大會的存在，而作爲行政首領的總統，便成爲一個實際上不受任何機關監督和控制的獨裁者了」。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堅持要有一個有形的國民大會，自謂這是實行中山先生的遺教。其實，中山先生對於國民大會的形式和職權，並沒有固執一定的見解。例如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雖說：「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但中國革命史第二節中，則說「人民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種，孫中山先生顯然主張代議制，而建國大綱第二十五條也說：「憲法頒佈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依第一說，則國民大會享有四種民權，而依第二說，則國民大會只享有三種民權，至於第三段，則更可解釋爲總統是由人民總投票選舉，而不是由國民大會選舉，或者所謂行使中央統治權的國民大會就是國民總投票、行使選舉權不用「集中開會的方式」，行使罷免、創制、複決等權也不用「集中開會」的方式。政協通過的憲

草修改原則規定：「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在未實行總統普選制以前，總統由縣級、省級及中央議會合組選舉機關選舉之」；王偉張君勳先生所解釋，「這與中山先生主權在民之意正相符合」，「如五五憲草之制，以四權屬於千五百人，名爲尊崇中山先生之名，實假中山先生之名，以行專制之實」。

該決議案第三項是：「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這不外是使各院無權，權力集於總統，則是主張總統獨裁，反對一般民主國家通行的代議制與內閣制，以保障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像我們在本月十四日社論中所已指出：在今天的中國，決不容許採取這種制度。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也許又會拾出中山先生的遺教替他們辯護罷？但中山先生自己曾說過：「五權憲法的立法人員就是國會議員」；又說：「由各縣人民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他明白指出立法院是由人民選舉代議士組織，它的性質相當於各民主國家的議會，決不是站在總統之下，爲總統所控制和支配的所謂治權機關。

該決議的第四項是：「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就是說，司法院長或大法官和考試院長或考試委員，總統可以自由任命，不必徵得監察院同意。這仍是爲了保障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是主張總統獨裁的。這種總統獨裁，與民主國家的總統制大不相同。在實行總統制的美國，總統提出法案，都要經議會通過，議會通過的任何法案，總統必須執行，總統任命各部總長以致各國使節都需要徵求上議院同意。爲什麼在中國實行「總統制」，便可由總統自由任命司法考試兩院負責首長而不必徵得任何機關的同意呢？難道中國的總統簡直變成納粹德國的元首了嗎？

該決議的第五項是：「省無須制定省憲」。這是爲了保持法西斯統治而公然違背了中山先生的遺教的說法。中山先生始終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地方均權。說中山先生主張中央集權，所謂地方均權只是限度的中央集權，那是對於中山先生遺教的曲解和偽造。民國元年一月，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在就職宣言中說：「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庭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

，以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民國十年五月，他就任非常大總統時，又在宣言中說：「集權專制爲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國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舉省長」。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揭櫫的對內政策中也說：「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現在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所要根據以制定憲法的建國大綱是同年四月發表的，在它的第十七條中，也有同樣的規定。其後，同年十一月發表的北上宣言，仍說：「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展而不相妨礙」。難道自命爲中山先生的繼承者的人們會忘却中山先生的這些遺教嗎？要實行地方均權便不僅要使各省人民得自舉省長，而且要使他們得自定省憲。中山先生一再說到這一點。像上面所引的民國十年宣言，便已說過：「使各省人民自定省憲法」的話。其後，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揭櫫的對內政策中，同樣規定着：「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牴觸」。憲草修改原則規定：「省得自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相牴觸」。只不過把中山先生的話重述一遍。爲什麼自命爲中山先生的繼承的人們，要反對這一規定，而主張「省無須制定省憲」呢？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以中央日報的社論作者爲代表，恬不知恥的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却反咬一口，說中共主張「聯省自治」。反動派既然如此，那末，請找出證據來，中共有那一件文件，那一次言論曾經主張過聯省自治！如果舉不出來，就又一次證明你們這批反動派純是無恥造謠。

總之一句話，國民黨二中全會的這決議案，是一個反動的決議案，它的作用是在推翻憲草修改原則。這是中國人民所決不能容許的。（三月廿日新華日報社論）

中共中央發言人重要談話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七日電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稱：國民黨內許多有力人士，現在試圖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若干原則決定，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此舉將不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是各黨派全權代表共同協議，一致同意的結果，凡所決定都切合國家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尤得國內輿論一致讚美，認為非此決不足以奠定國家民主化的基礎。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親任會議主席，蔣氏曾於一月三十一日閉幕致詞中鄭重聲明，說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各種方案，本人雖然不能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現在距該會閉幕之日僅一個半月，國民黨方面忽然對「憲草原則等項決議提出修改意見，實使人們不勝驚異。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與國民黨的諾言素極重視，對於信守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更認為是各政黨政治信譽與國家百年大計所關。因此中國共產黨決不動搖，並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準備為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奮鬥。

周恩來同志重要談話

周恩來同志於三月十八日晚八時招待中外記者，發表對國民黨二中全会的談話，他認為國民黨二中全会許多決議違反政協決定，這頗令人失望。恩來同志發表談話之先，廣東東江抗日縱隊政委林平同志，新四軍第五師江漢軍區政委鄭紹文同志先後報告各該區部隊被圍攻封鎖情況，提出控訴。最後由秦博古同志答覆記者詢問；招待會於十一時結束。周恩來同志談話大要如下：

諸位先生：

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我們會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結果實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國民黨內為數不少頑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過

了很多重要的違反政協決議的議案，這不足爲怪，而可怕的是這兩個會議的決議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蔣主席主持和領導之下通過的。

對違反人權保障事件

全會竟一字未提

一、關於保障人民權利問題 在政協開會時，蔣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權利的四項諾言。但在政協開會後，就連續不斷地發生了淪白堂打人、較場口事件、搗毀各地新華報館、搗亂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一直到搗亂執行停戰決議的北平執行部事件。這許多事件至今沒有一件得到解決。如言論、出版、自由問題，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名義上雖已廢止，但實際上仍限制重重，並且採用了極不平等的限制辦法，如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別的新出版的報紙在上海則得到許可。又如釋放著名的政治犯，除葉挺、廖承志外，不論中共與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學生，至今仍毫無消息。現在的政府仍然是國民黨一黨政府，這些違反保障人權的事件，國民黨負有責任，但二中全会對這些問題一字未提，所有決議案中，沒有一字譴責這些妨害人權的罪惡行爲的。對結束訓政走向憲政

二中全会無明確態度

國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常會選任，中政會又要指導政府，說明仍是一黨政府。

二、關於改組政府問題，改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結束訓政，走向憲政，在此過渡期間成立舉國一致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無明確態度。它不僅避開結束訓政不談，反而要把各黨派推選的國府委員拿到國民黨中常會去選任，這是完全違反政協決議的。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到二中全会後將要「恢復」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性質，很可能「恢復」到從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政治委員會去。果如此，國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常會選任，中政會又要指導國民政府，這說明政府仍是一黨政府，決不是

民主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與政協會議、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全國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

妄想利用各黨派承認的國大

動搖民主憲法的產生

這種反民主做法不能容忍

三、更重要的是關於憲草問題：憲法關係中國今後是民主或仍是一黨獨裁的大問題。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是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全體起立通過的，對這些原則如有任何變動，一定要經過政協各方代表的一致協議。國民黨中有些人特別指責憲草修改原則，不合於五權憲法。我們且不說這些修改原則是在蔣主席主持下，經政協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內）全體起立贊成通過的。即從五權憲法本身來說：五權憲法，第一是主張五權分立；孫先生是反對中央集權於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權，某些權應歸中央，某些權應歸地方，故孫先生主張實行省自治並得制定省憲。可見政協的修改原則是與孫先生的五權憲法原則完全符合的。至於根據這些原則，如何規定政府組織，那就要因時間與條件而定，過去的辦法不一定適合現在。如說孫先生遺教的一個字也不能修改，那麼，國民黨今天所做的，就違反了建國大綱，根據建國大綱的程序先實行縣自治，然後實行省自治，在全國有過半數省自治後，才可以召開國大，實行憲政，現在政府並沒照這程序做，可見政府的組織程序是可以變動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與國民黨協商。爲了減少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人士在其黨內所遇到的困難，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個協議（見十七日本報）但這種讓步，反而增加了頑固派的囂張。二中全会對於憲草通過了五點修正原則（見十七日各報），所增加之兩點半關係至大，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不受政協拘束。另外吳稚暉先生又提出了三點反對意見（見十七日各報）立即在二中全會上成爲決議，他主張五五憲草，政協協議事項，二中全会決議……一併提交國大參考，這是與政協

決議完全相反的。按政協決定，只能將憲草案審議委員會的修正案，提交國大，並無其他，國大代表個人雖自由，但各黨派要負責約束自己的黨員，使這個民主的憲草得以通過，這樣包括十年前一黨包辦的舊代表的國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還是要保證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憲法，所以在國大問題上各黨派曾向國民黨作了極大的讓步。但今天，國民黨却想利用各黨派承認的國大，反轉來反對政協決定的憲草修改原則，來動搖民主憲法的產生。這種違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國大組織法遲遲不修改

軍事決議違反整軍方案

四、國大問題：國大代表中地區代表還未最後確定，國大組織法也還沒有修改，根據政協決議的職權只限於制憲，而憲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數，才能通過，但國大組織法如再遲遲不改，或改而不當，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來做更多其他不利於民主的事情。這樣，將來的國民大會就會更便於做一黨專政的保鏢。

五、整軍問題：在政協會議中，軍政部次長林蔚氏報告政府軍隊現有三百八十萬，要減到一百八十萬。編為九十個師。但在二中全會中同一人的報告，則說政府軍隊及機關學校現有四百九十萬將來只減到二百四十七萬，仍編九十個師，這和在政協報告中的數目比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萬，即去掉機關學校，仍然會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謂兵工廠隊，成爲正規軍的後備隊或補充隊，這是違反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中復員計劃的。因這既不能減少國庫開支，且將保持額外的一部份隊伍，完全與復員精神相反。

不遵守停戰命令的

實際上是國民黨軍

六、停戰問題：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隊即速停止繼續攻襲，但實際上究竟是誰不

遵守停戰命令實行繼續攻襲？只要聽到方才林鄭兩位關於廣東湖北情形的報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軍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除武裝，因為閻錫山氏還在利用他們攻打中共和解放區的軍民。在華北，華中其他地方，繼續進攻和蠶食中共地區的村鎮的事，還在不斷發生。

關於東北的情形，馬歇爾將軍在二個月前曾提議派遣執行小組去東北調處軍事衝突，當時我們立即贊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這個提議，可是又發生了執行小組的任務問題。我們曾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個是無條件派遣執行小組去，立刻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並調查當地實際情況，把問題帶回來提供三人會議解決。另一個更好的辦法是先在重慶談好關於軍事，政治問題解決方法的一般原則，然後再派遣執行小組根據已經談好的原則去具體執行。這兩個辦法，都還沒商得結果。我們向來主張東北的內政與外交問題應分開解決，外交問題，過去一直是政府負責的，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內政問題，大家都有責任，必須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這不僅僅是中共的意見，這也是其他民主黨派和東北人民的意見。

國民黨全會的表现

就是想要欺騙人民

我們不受騙也決不騙人

以上所說的絕大部分，都是國民黨二中全會所表現的。國民黨內頑固派有意識的破壞政協整個決議，並不奇怪，但是親自主持政協的蔣主席竟使頑固派的要求，得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中通過，實使我們奇怪。雖然，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決議中也有表示要執行政協決議的話，但是容許了上述反政協的決議存在，實際上就等於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時，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決議又着重於反共，說中共如何如何。中共願堅決實行自己簽了字的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也願意朋友們善意的（而不是惡意地）來督促我們，但是我們要求反轉來問問國民黨朋友，你們一方面要求人家來做，另一方面又把

違反政協決議的東西寫在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上，這不能不說其中包含了欺騙。騙什麼呢？就是想模糊過去。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各黨派參加了政府，國大開成，憲法照二中全会的要求通過，中國不就是民主了嗎？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受騙，也決不去騙人民。我們要向人民說真話，做實事，一定要先弄清整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定是想做些什麼？這不是一個人或一黨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欺騙老百姓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沒有完全和平而對人民說有了完全和平，還沒有民主而說成有了民主，還沒有穩定說成已經穩定。

我們同意馬歇爾將軍說的：中國在今後幾個月內，將是一個極嚴重的時期。照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發展下去，將會更加嚴重。不能像某些國內外輿論那樣的樂觀，但情勢不是不能更改，這須要全國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幫助，特別是政協各方代表要努力來維護政協決議。

政協決議是民主約契

決不容動搖或修改

願號召全國人民、盟邦朋友、各黨派朋友一致起來監督政協決議的實現。

此外，亦如馬歇爾將軍在華府招待記者席上所說：國民黨當權一派，不願把大部份權力交出來。其實政協決議並未要求國民黨交出大部份的權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權利，如各黨派在政府中能充分代表性。現在國民黨無論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國大中，仍佔第一大黨地位。可是就是這一點點民主，頑固派還是不願意讓人民享有，只是壓迫和打擊人民與其它黨派的民主運動。而且照杜魯門總統的聲明及三國外長會議公報中所指的内容來看，也可見政協決議，還沒達到那樣的民主要求，現在軍隊整編統編方案是有了，但是組成一個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連政協決定的這樣一點點民主，國民黨還不願實行，還要用國民黨中常會來選任國府委員。

因此我覺得，政協的一切決議不能動搖或修改，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過的，應成爲中國的民

主契約。誰要破壞，誰就是破壞今天中國的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對三人會議關於停止衝突與軍事小組關於整軍方案的協定，也是一樣的。人權若無保障，就無法改組政府成爲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憲草各黨派如不受約束，如不照五方通過的修改原則，製成修正案，國大一定開不好。軍事衝突，若不在全國範圍內停止下來，和平也無保障。我們要求的是一個真和平、真民主、真穩定的中國。

我們願號召全國人民、盟邦朋友、各黨派朋友，一致來擁護並監督政協全部協議的實現。特別希望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團結的朋友，在蔣主席領導之下，來糾正和推翻黨內這種反政協的企圖。且這企圖現在已成爲決議，快要實行了，我們應提醒國民黨的朋友，因爲國民黨對今天的政治，是負有最大的責任的。由於這一緣故，在國民黨二中全会閉幕之後，來做這一聲明，是有必要的。我們不願蒙蔽輿論，而願訴諸輿論。

新華社記者評論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八日電 國民黨二中全会在閉幕的前一日（十六日）通過「對於政治協商會報告的決議」，新華社已加以評論稱：在這個決議中，雖有對於政協會的「協議諸端」「自當竭誠信守，努力實踐」之語，但實際上却提出了修改政協會決議特別是修改政協會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的意見。國民黨二中全会這個決議，以「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論調來企圖改變政協會所規定的議會制度與內閣制。並通令全黨黨員遵照下列五點：（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爲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其召集之次數應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按上述第一條是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中所沒有的，它與蔣介石氏在國民黨二中全会開幕時所宣佈的相反。蔣氏在開幕詞中曾稱：「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之遺教」（中央社重慶一日電）「國民黨同意修改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合衆社重慶一日電）在全中國除了國

民黨內若干人物以外，誰都沒有同意建國大綱中不合理的部份是絲毫不可修改的。關於第二條政協決議原文如下：「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即國民大會應為不集中為有形的，以便恢復孫中山先生「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的直接民權的遺教。關於第三條它違背了政協會議決定的議會制度與責任內閣制。政協決議規定立法院由人民普選，相當於民主國家之議會，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之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關於第四條也和政協會議相反，取消了各省和民族區的參政權。政協決議規定監察院除監察、彈劾外，並行使同意權。即總統提請任司法院法官、考試院委員須得監察院同意。立法院法案亦須得監察院同意。又監察院為各省級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出，故監察院實與民主國家之參議院相近。上述國民黨二中全会第二、三、四條，就是用「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辦法來取消人民選出來的議會的權力，企圖保持少數人的獨裁。關於第五條，它與政協會「省得制定省憲」的決議和孫中山先生「各省得自人民訂憲法」之遺教完全背道而馳。

關於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國民黨二中全会這個決議對黨內反動派破壞政協會決議，摧殘人民的一連串法西斯暴行，如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包圍執行部事件等等，沒有作任何批評。它詭譎最忠實的執行政協決議的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它說：「尤其屬望中國共產黨切實依照協議，在其所佔領區域內首先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允許人民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包含着危險的因素，因為評職解放區內有一暴行」「沒有自由」正是國民黨的反動派製造發動內戰的藉口的手法。

關於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國民黨二中全会這個決議對於今天不少地方國民黨軍隊破壞停戰協定的行為與國民黨統治區拉伕擴軍，橫徵暴斂的措施，沒有任何批評，它對於忠實執行停戰協定認真實行復員的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却採用含沙影射的辦法，它說：「軍隊國家化乃和平建國之先決條件」，

整軍方案「中國共產黨務須切實履行，尤其是目前一切停止衝突，恢復交通之協議，必須迅速實現，封鎖、圍城、徵兵、擴軍和軍隊之調動必須立即停止」。這種說法也同樣地包含着危險的因素，因為認爲共產黨「阻礙恢復交通」「破壞整軍方案」「阻礙和平建國」等等，也正是國民黨內反動派製造內戰的另一種手法。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斥吳鐵城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三月廿日接見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先生昨日發表的談話，爲國民黨二中全會辯護，依然繼續用強辯、逃避、蒙混的方法，想把事情混過去。因此，爲了保衛政協決議的明確性，爲了使國內外人士明瞭事實的真相，不能不加以駁斥。

政府決議正文明白規定

國府委員由主席選任

附註中也並未書明向誰提請

(一)政治協商會議的價值，在於它的五項協議，結束了國民黨一黨訓政。如果沒有國民黨一黨訓政之結束，則政協之舉行是毫無價值的。國民黨二中全會，則企圖用種種方法，表面上擁護政協，實際上係偷天換日，想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此種一黨專政，已經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唾棄，並爲杜魯門總統與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所指斥。

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必須建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政府。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應如吳鐵城先生所說，須「依照訓政時期約法」來產生，即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如果新政府的名單須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那末，即使有別的黨派或無黨派的人士參加政府

，這個政府仍是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政府。國民黨政府，亦曾有過經過國民黨選任的非國民黨員參加，但政府的一黨專政的性質並不因此而改變。在政協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第二條中，寫明「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這裏明明白是經政府主席選任，不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任。在協議附註第一條中，誠有「提請」二字，但這是由於七次小組會議爭持不下，爲顧全國民黨代表的困難留下的，既未書明向誰提請，且協議正文與附註發生矛盾時，自應以正文爲依據。不但如此，而且該附註之第二條，規定「國民政府主席提請選任無黨派人士爲國府委員時，如所提人選有爲各被選人三分之一所反對者，則主席須重新考慮，另行選任之。」可見主席在選任無黨派人士時，當須與其他被選人商量，取得其同意。決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有權決定。現在吳鐵城先生以附註中的「提請」二字來推翻正文中的規定，並解釋爲「依照訓政時期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應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這種蒙混的辦法，是沒有人能夠同意的。

不僅如此，在國民黨二中全會各決議中，國民大會由政府主席「指導」，明明是把主席的地位放在國民大會之上，「恢復」中央政治委員會，代表國防最高會議，明明是企圖把中央政治委員會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上。

凡此種種，都是要堅持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實質，使問題蒙混過去，故「故意誤解」的，正是吳鐵城先生。

全會對憲草的決議

一意孤行破壞保證

(二)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憲草修改原則，只有經過協議的才應被各黨派所承認。而且，已經經過協議的更應被承認。政協所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是經過五方協議的，應被國民黨方面所承認。在國民黨二中全會開會時，國民黨代表經過政協綜合小組兩度磋商，曾向各方代表提出，要求修改三點

。當時各方代表即指出，必須保證：一、國民黨方面不再提出其他修改，二、國民黨方面須執行政協協議，約束其黨員在國民大會中贊成由政協修改的憲法草案，在這兩個條件下，國民黨所提出的三點修改可以進行協商；如果破壞此種保證，則國民黨所要求修改之三點無法協商。十五日得到三點協議，十六日國民黨二中全會即通過決議，改三點爲五點，「通令全黨同志遵照」，「交中常委負責處理」。「這是完全破壞了保證。

這種無限制的破壞保證，更表現於國民黨二中全會一致通過吳稚暉先生的提議。政協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中寫明：「政協會議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協商會議擬定之修改原則……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可見依照協議，只有政協的修正案，可以提交國民大會。這個協議，被國民黨二中全會用通過吳稚暉先生提議的辦法破壞了。

對於國家根本大計的憲法，如此一意孤行，難道算「遵守協議」麼？

諾言未全實現各地血案迭出

國民黨豈能默不作聲

所謂「復員計劃」，原來是不想使一個人真正復員當老百姓。

(三)人權保障問題：吳鐵城先生認爲「無再作決議之必要。」然而，所謂分別廢止修改戰時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已決定了將近兩個月，至今未全都實現。釋放政治犯之諾言，已經三個月，只放出了廖承志，葉挺等數人而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地血案迭出，特務暴徒大打出手，國民黨的黨部則參加暴行的計劃與指揮，此種情形，全國皆知。政府對此無表示，黨方對此無譴責，國民黨二中全會默不作聲，試問將莊嚴之諾言置於何地？

(四)吳鐵城先生所說的關於復員計劃的解釋，我們很感謝，因爲他的解釋使我們知道，所謂「復員計劃」，原來是不想有一個人復員。周恩來先生十八日發言中對此事的批評，原來還是太好了，

因爲他雖然不滿國民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該項計劃，但以爲依照計劃，多多少少總會有一百多萬人真正復員，想不到竟可做到一個人也不復員。照吳鐵城先生所說，國軍現有四百九十萬人。其中軍事機關學校及海空軍一百一十萬人，今後十二個月的逃亡消耗竟算爲五十七萬人，保留官兵一百八十萬人，「應復員轉業人數」一百四十二萬人，四項共計亦爲四百九十萬人。可是，復員計劃中的「兵工建設總隊」那裏去了呢？「應復員轉業的」一百四十二萬人，定會一變而爲五十一個兵工建設總隊的。這所謂兵工建設總隊，誰都知道就是徒手兵。這樣，事情就很清楚，所謂「復員計劃」是把一百四十二萬加五十七萬人變成徒手兵，逃兵，而真正復員回家或轉業去當老百姓的，則一個也會沒有。這裏符合於整軍方案？

自停戰協定公佈以來

國民黨軍進攻未停

佔去解放區城鄉三百多處

(五)關於停止軍事衝突，我們不能不以「說真話，做實事」二語，還贈吳鐵城先生與國民黨。停戰協定公佈以來，各地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始終未停。在中共軍佔優勢之地區，如對周圍只有一英里的小據點棗莊的僞軍都停止了進攻，對許多僞軍所佔領的城市都不但不進攻，而且接濟糧食。但是，接濟糧食到北平去的商人都要被捕。在國民黨軍隊佔優勢的地區，則廣東東江縱隊至今未被承認，還在被打，新四軍第五師被圍絕糧，瀕於饑斃的狀態。這些事實，兩相對照，誰說真話做實事，誰不說真話不做實事，豈不明白，到現在止，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我解放區被佔的城市村莊已達三百處之多。過去我們始終容忍，連報上也很长一個時期不作報導，而國民黨的中央社，中央日報等宣傳機關，則每日不斷的進行惡意攻擊，這難道又是對執行停止衝突「說真話做實事」麼？

吳鐵城先生的說法

表明國民黨另有企圖

希望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糾正錯誤，執行協議。

(六)吳鐵城先生說：中共將有新行動發生，吳先生如此說法，極可注意。揆其用意，可能僅是以來聳動聽聞，轉移注意力，以避開正面答覆問題之困難。可是，說不定這句話的反面，正說明國民黨在企圖另有佈置。如果事實如此，則真是不堪設想了。我們大家應加注意。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最後表示，仍舊希望國民黨在其總裁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糾正其二中全會錯誤的決議，尊重並切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及停戰協議，整軍協議。至於中共方面，已經歷次表示以全力執行三大協議之決心，今後仍將如此。但中共決不受騙，也決不騙人。所以，事情非看明白不可。

(載三月廿一日新華日報)

民主同盟反對改變政協決議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氏昨日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責國民黨二中全會破壞政協決議，陰謀維持一黨專政。張氏稱：政治協商會議期中就政府改組問題爭執最久，各黨派堅持最烈者，爲(一)各黨派自行提出國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選任，不能提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二)國府委員會必須有決策權與用人權，久經協商才獲得國民黨代表的尊重而達成協議。這次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把第一點全部推翻，不僅決定各黨派所提出國府委員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任，並且還通過「如各黨派人選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府主席提請常委會選任之」。第二點也是混淆國防最高委員會要爲暫時最高決策與用人機關，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正是政協各黨派力爭的結果，此點閱吳鐵

城先生昨日談話，亦已承認，但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中「戰事業已結束，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其行文明明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以代國防最高委員會，而其目的無非在維持其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與形式，把（漏字）政府變成請客。所以國民黨二中全会違反政協決議，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如果這些問題不弄清楚，我們同盟爲對國民負責計，不願貿然參加政府。（載三月廿一日新華日報）

國民黨二中全会決欲改變政協決定，記者昨日叩詢才從北平回渝的政協代表張東蓀先生的意見。張先生說：我們先要問問明白，究竟各黨派的合作，是不是開誠而長期的？如果是的，豈可在數十天之後改變經其代表團同意的政協決定，而把有關國家百年大計的憲法當作兒戲？果真如此，那麼各黨派參加政府，除了有助於對外借款之外，實無其他意義可言。

（新華社三月十六日北平電）民主同盟張申府氏頃就政協決議執行問題及東北問題對本社記者發表談話：「在政協會中各小組雖有爭論，但議案均經大會通過，誰也沒有強迫誰，一切決議完全是各代表意志表現。既是共同決議，便應共同執行，但國民黨內某些「不覺悟份子」竟把這些民主決議視爲於他不利的東西，這是極不智的看法，於是拖延、阻撓、倒行逆施，明暗兼施的種種破壞方式都出現了。但不覺悟份子畢竟是少數，他們決阻撓不了民主的大流，絕大部份的朝野人士都有決心認真實現民主」。對於東北內政問題，張氏說：「東北是中國領土一部份，國家各種問題已以團結協議合作的方式尋求解決，爲什麼東北不可循道而行呢？現在東北的人民已經起來，政府就應該扶持他們。人民一經組織起來之後，若想再行解散，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定要挑動內戰，那就等於自殺」。最後張氏以很興奮的聲調說：「我來北平已三週，中間接觸許多來自河北農村的人，綜合他們的談話，我明確知道北平三十里外的廣大農村，都已組織起來，且已進入和平建設，安居樂業，這使我對於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增加無窮的勇氣與信心」。

（新華社三月十七日延安電）本社記者昨日往訪民主同盟梁漱溟氏，承梁氏發表談話稱：「政協會

議的成功，是由於國內外兩方面的力量。在世界趨向於和平穩定的大勢下，中國也不能不趨向於和平穩定。在解決某些問題上，就不能不在政協會上擬出一些辦法和得出一些結論。今後這些結論能否見諸實施，還是決定於國內外兩方面的力量。小的波折儘管有，但大體上說實際大勢既然仍趨向於和平穩定而未改，則國內亦只有和平下去，那些問題亦依然只有協商解決」。

關於解決東北問題，梁氏斬鋼截鐵的說：「我的意見是國內各方面團結一致的新政府應趕快成立，以這個政府一面對外交涉，一面解決內部問題，也包括地方政治問題在內，則東北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梁氏又稱：「月前憲草審議委員會正遇到困難，本來關於修改憲草原則是政協會決議規定好了的，但有人却企圖在某些問題上推翻政協決議，故在五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上將會有一番爭論。」最後梁氏表示全國的實現和平、民主、團結，還需大家作更大的努力。（新華社三月二十日）

八大雜誌主編人上書馬歇爾元帥

三月十一日下午二時，民主星期刊、民主與科學、科學時報、田家半月刊、民主生活、人民呼聲報、職業婦女、現代婦女等雜誌主編鄧初民、張雪岩、吳藻溪、杜君慧、曹孟君、張西曼、宋雲彬、孟憲章等，應約訪問馬歇爾元帥，因為馬氏正在處理某項要公，未克接見，改提說帖，申述六點意見如次：一、慶賀馬歇爾元帥在促進中國和平民主事業方面，已獲得的成功。二、頑固分子正在假借名義，製造民意，表面上反蘇反共，實則反和平、反民主、反人民、反聯合國，希望盟邦洞燭陰謀。三、希望美國政府堅守故羅斯福和杜魯門總統所已宣布的對華政策，始終一貫援助中國人民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否則中國將無和平民主之可言。四、反對邱吉爾在美國所作的挑撥世界和平合作的演說，反對中國頑固份子撥挑美蘇關係，及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業已開始的謠言。中國人民只希望中國成爲美蘇的橋梁，既不願反美，亦不願反蘇。五、所謂東北問題之中心關鍵，在於東北究應實行和平民主抑應實行內戰獨裁。中國人民要求前者，反對後者，東北不應特殊化

，必須以協商方式和民主原則，去處理所謂東北問題。六、希望馬歇爾元帥儘速返任，繼續促進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載三月十二日新華日報）

紐約華僑青年救國團籲請堅持政協決議

紐約華僑青年救國團，近以祖國反動派掀起反和平反民主之逆潮，蓄意破壞政協決議，故特快郵代電上書國民政府蔣主席，呼籲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之一切決定。原電如后：

國民政府蔣主席勳鑒：

祖國各黨領袖與社會賢達，抱團結精誠，共謀國是，開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和平解決內爭，組織聯合政府，實施民主政治，悉聽佳訊，深慶祖國前途，展開一新紀元，行見踏上自由和平民主繁榮之大道。不圖際此竟聞特務橫行，搗亂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之羣衆大會，毆傷代表，拆毀報館，此種逞兇暴行，乃法西斯之道，與法治精神根本不相容，抑亦爲近代國家之羞也。爲謀祖國真正憲政之順利開始，萬望鈞座堅持及迅即實現政治協商會議之一切決定，迅即切實解散推殘民權之特務組織，並嚴懲其罪首，根絕暴力主義，庶幾法治基礎得以確立，和平團結得以確保，國人皆得享受民權自由，方將爭爲國家出力，祖國建設前途幸甚。（三月一日新華日報）

民主憲法的基本條件

林亨元

政治協商會議所擬訂的修改憲草原則，是一個適合於中國現階段社會各個不同成份間的相互關係而把整個的中國推上民主道路的基本規定。這是進步的成果。我們應該贊成它！擁護它！今後我們應該努力的是在技術上如何將憲草修改原則的民主精神滲透到全部條文裏面，以鞏固這政治上所獲得的成果。所以，在制憲之初，對於技術上的研討，也應當同是重要工作之一。

筆者認爲，憲法的制訂首先應該注意到的，便是憲法上每一條文的實踐的效果；因此，我們希望在制憲的時候，對於條文的內容，要預計到實施時的情況，必要時并附以保證條件，以求其必能實現。因爲一部完善的憲法并不是僅僅在文字上下功夫就行的。主要是使人民在生活的實踐當中；能夠真實的享受到憲法所賦予他們的那些應該享受的權利。舉例說：儘管憲法規定了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假如新聞報紙的產銷依然是被官方一手統制，公共場所依然是被官方暗中把持等等，那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便依然還只是個海市蜃樓而已。人民對之是可望不可及，而政府對之則大可利用來偽裝民主。因此，就這一條說，就需要有保證性的規定，以求其實際，求其澈底，求其實踐的效果了。譬如蘇聯憲法就不僅規定着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的自由，並且還規定了此等人民有印刷所、紙張、公共建築、街道、交通工具以及其他實現上述權利所必要的物質條件，供給勞動者及其組織，爲之保證。這樣規定對人民權利的保障，可謂顧慮周詳，無微不至。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并不是主張我們要無條件的抄襲蘇聯的憲法。我的意思着重在我們制定憲法的時候，不僅要注重人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且要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實現這些權利的實際條件的問題上面。因爲只有這樣，憲法才不會成爲具文，只有這樣，人民才能從實踐活動中獲致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

其次，在某些重大關鍵上特宜慎重、精細，不要留下漏洞妨害人民的利益。在憲法史上我們找出不少的例子，因爲一條條文的漏洞給人民留下了無限的災難，卽就威瑪憲法來說，威瑪憲法不能不算比較進步的憲法，但是因爲留下了第四十八條總統有發佈緊急命令權的漏洞，使布呂甯內閣得到利用與登堡總統行使此項特權遂行其專制政策，以致替希特勒造成獨裁的雛形。凡是讀憲法史的人讀到這裏，莫不掩卷興嘆，引爲哀痛，但是，哀之而不鑒之，將使後人復哀後人，那是要不得的。五五憲草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家遇有緊急事變，或國家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爲緊急處分時，總統得經行政院之決議發佈緊急命令爲必要之處置。但應於發佈命令後三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這是多麼

危險的規定！總統有緊急命令權，只要一道命令，馬上可以是一切法律變成廢紙，因為這命令便可以代替法律，違反法律，取銷法律。同時，這條文又給了總統頒佈緊急命令權以廣泛到等於毫無邊際的範圍，因為所謂「緊急事變」所謂「重大變故」都是可以由總統隨意解釋的。而且這條文也沒有指出事後補救的有效辦法，似乎立法院只有追認之一途，總統自己連絲毫的責任都沒有，那麼，總統豈不是可以爲所欲爲了嗎？果爾，則憲法上所有保障人民權利以及其他等等條款，自便很容易流爲虛設了。憲草修改原則主張：「總統經行政院議決得依法發佈緊急命令，但須於一個月內報告立法院」，這裏便設有了法律的限制，只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總統才得發佈緊急命令，而且一個月內即須報告立法院，立法院可以追認它也可以撤銷它。這自然比五五憲草進步得多，不過，只是限制總統緊急命令權而沒有主張廢除它，這裏自有它不能不遷就現實的苦衷；但是，根據這個原則，筆者認爲在制訂條文的時候，應該加入下面一段：「但不得違反或變更憲法」。這樣，對於緊急命令權的限制，才有較爲明確的範圍，而且可以鞏固根本大法的最高權力。這并不是畫蛇添足，因爲歷史的教訓太爲慘痛了，所以我們不能不警惕，記取過去歷史的錯誤。諸如此類在重大關鍵上要更加慎密地爲大多數人民着想，不可鬆懈，不可大意，所以留下漏洞，如上例之所舉，被濫用職權者利用作成危害人民的工具。

再則，保障人民權利要從經濟基礎上着眼，事實告訴我們，只有政治民主而沒有經濟民主，一切的自由都是紙上談兵。羅斯福總統在大西洋憲章裏面特別強調「不虞匱乏的自由」，他是看透了人民得不到飽暖，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所以制憲者不僅要注意到政治民主，同時也要注意到經濟民主，而且要把經濟民主看爲政治民主的基礎條件。修改原則第九條第一項「凡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之自由及權利，均應受憲法之保障」，這是非常令人滿意的規定，民主國家的憲法都是用人民的血淚寫成的，這一條也可以說是我們中國人民數十年奮鬥的成果。現在民主國家的憲法，自以蘇美爲最完善，尤其蘇聯新憲法「公民均有工作權」「公民均有休息權」「公民年老疾病或喪失工作能力時均得有物質保障」等等，這都是以經濟民主爲中心的，同樣的，我們的憲法也必定要賦給人民以經濟上的權利，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7461B

以爲經濟民主是政治民主的保證，只有做到經濟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民主。修改原則既然定下來了，凡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之自由及權利均應受憲法之保障，我們深信制憲者對於這基本上的經濟自由，經濟權利，一定能規定得更切實。

我們知道，一切民主國家的憲法，第一，必須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爲出發點；第二，不僅要規定人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且要注意到實行這些權利的保證條件；第三，不但給人民政治的權利，政治的民主，更主要的是還要給人民以經濟上的保障，必須要具備這三個條件，才是合人民要求的憲法。在和平建設正在到來的今日，作爲民主中國的一個公民，我們有權利提出這些要求，敬望制憲的先生們注意。（載三月十二日新華日報）

